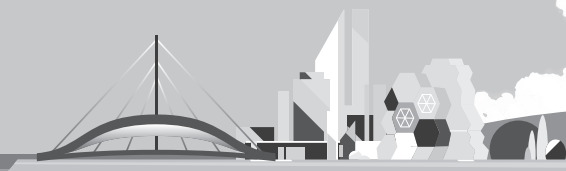


打狗鳳邑文學獎
Kaohsiung Literature A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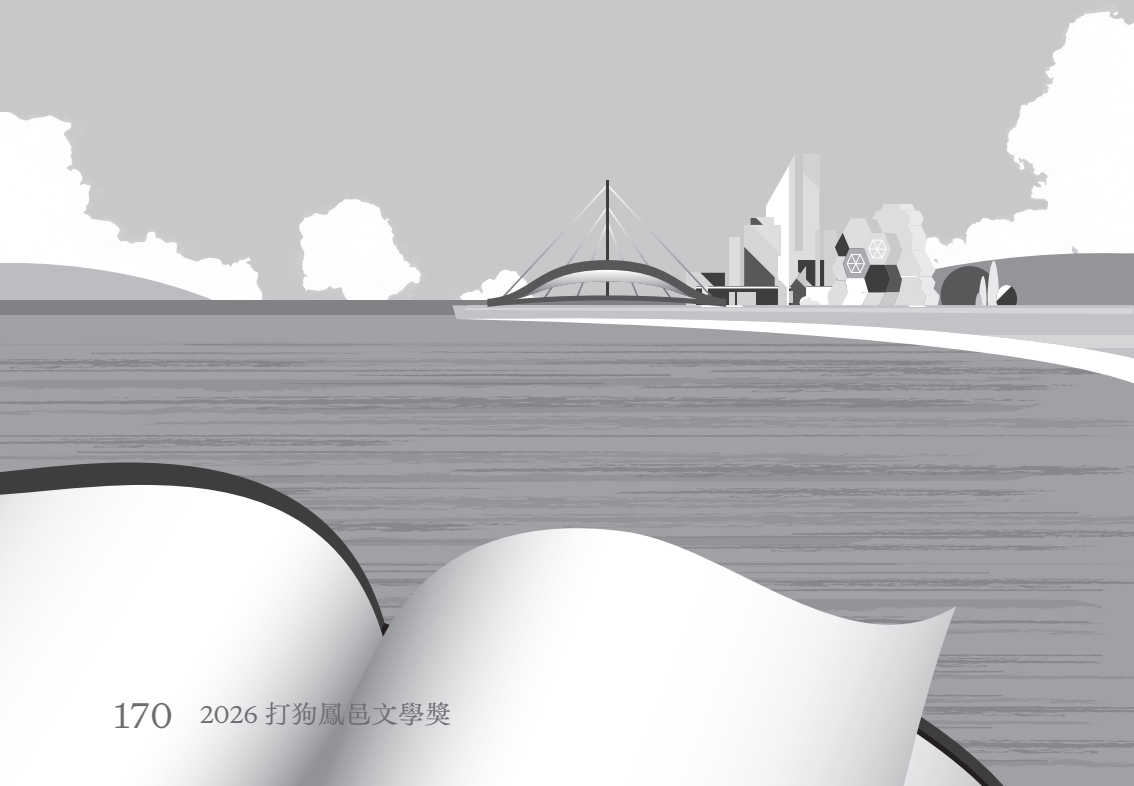
散文組



散文組

高雄獎

抓龍筋



得獎者

蔡欣佑

〈抓龍筋〉



簡歷 ——

喜歡文字創作、旅遊、戶外活動，目前從事服務業。

得獎感言 ——

泰文中的「Karsai」是一套結合攝護腺、生殖系統、骨盆與腹腔的按摩，臺灣民間多稱為「抓龍筋」，但在清邁學按摩期間，我卻發現很多當地人不知道抓龍筋是什麼。於是，我將這段有趣的文化觀察，結合身體隱私與碰觸的題材，寫成了這篇文章。

我曾在清邁學了半年的按摩，也曾多次將這些經歷投稿至其它比賽（但全數擯龜）。今年看到「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宣傳，才發現這是一個對題材高度自由的文學獎，所以就取個最直白的題目投看看，很開心能拿到高雄獎。

感謝辛苦的評審老師、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以及所有的協辦人員，讓我終於替這篇故事在高雄找到「家」了！



海綿地墊微薄，磁磚的硬度，透了上來。

阿詹（泰文老師之意）把按摩油倒在掌心，搓熱，手掌貼上我的腹部，油被薄薄地鋪開，像層剛結的冰面。他以丹田為起點，逆時針推，掌根沉下去，腹腔裡的臟器開始緩慢移位。肝臟、胃、腸道，被推開，彼此擦肩，深處傳來細碎聲響，像長年堆置的房間，有人開始輕輕移動裡面的雜物。

掌根每繞一圈，胃往左讓了讓，腸氣移到別處，在某個彎道卡住，再被慢慢推走。教室的窗開著，院子裡幾棵緬梔，幾朵白花在無風的午後，靜止不動。

在這之前，我在清邁城北找了幾天。

Art 是清邁人，在居民區開了二十多年的按摩店。旅居清邁期間，我常到他店裡光顧，某次，我用英文問他：「泰國有種皇室專屬，男性私密按摩」時，他皺起眉，思索了很久後，才說：「那根本不是泰式按摩，只有華人遊客去，本地人不會去按，在曼谷跟芭達雅有。」

他想了想，又說：「你去城北一個叫 Santitham 的地方，那裡是清邁按摩學校的聚集地，一定有開這種課，畢竟華人是這些學校的大宗客戶。」

但網路上寫的，又是另一種版本：「抓龍筋是泰國國寶、皇室秘傳，龍筋一通，腎氣立回。」

Art 告訴我那個字的泰文：「Karsai」，我查了字典，其實就是攝護腺的意思，但一塊普通的石頭，刻上了龍，氣勢便不同了。

我找到有開 Karsai 課程的按摩學校，藏在居民區的小巷裡，招牌不大，粉紅色，用英、日、中文寫著課程。我在門口看了一會兒，進去報名，三天課程，要價一萬泰銖，將近當地居民一個月的薪水。

課本不過十幾張 A4 紙，兩枚訂書針勉強固定成冊。翻開第一頁，沒有龍，只有代號。大拇指是 T（Thumb），下壓是 P（Press），

於是 TP 就是大拇指下壓。指節、掌根、推、踩，各自有英文代號，排列組合，就能生成幾十種按摩手法。

而脛骨延伸至胯下第一條筋叫 Line 1，第二條叫 Line 2。傳說被壓縮成指令，整齊、乾淨。

我的同學只有一個，來自香港的大叔，從事 IT 工作。他說，香港也流傳著同樣說法：「抓龍筋是泰國皇室的專屬享受，只有資深按摩師才懂施作。」

「我這次來清邁，是因為工作太緊張，才來休假的。」我沒問，大叔卻急忙解釋，說完，他低頭看了眼手機，把它收進口袋後，眼睛看向窗外，院子裡的緬梔花，微微搖晃。

我們輪流躺上那張按摩地墊。

學抓龍筋，得先被抓。

阿詹打開並折起我的小腿，大腿內側順勢上翻。手指從膝蓋出發，拇指下壓、行走，隔著布，在肌理間緩慢上行。大腿內側的肌肉立刻收縮，頂回來，拒絕被碰。

鼠蹊部有些地方順，像雨後溪流，自動找到出口；有些地方推不太動，像長年淤塞的彎道，久了便結成一塊。

香港大叔跪在墊子旁，盯著阿詹的手，在我大腿內側遊走。他的後背繃直，兩手擱在膝蓋上，十指收攏，沒有動。

阿詹手指繼續往上走，抵達胯下。我的腳趾，在那一瞬間，突然全部張開，像爆米花。

阿詹停下來，說：「你這部位的筋，從來沒有被按過，所以摸起來像木頭。」

我盯著天花板上的漬痕，潮氣滲過，留下暈染的水線，不規則，邊緣模糊，有幾條繞成一頭大象的形狀，牽著長長的鼻子。我替那頭大象命名——叫「阿旺」，再數著水痕，一條、兩條。

那年，大概國小三、四年級，在大伯的房間，午後的光被百葉窗切碎，落在牆上，一條、兩條。我也替每條光命名，當作一條條

馬路，中山路、中正路都無妨，我還替每條路決定，它該通往哪位同學的家，讓每一條路，都有盡頭。

我以為這樣，時間就能加快。

*

阿詹的手指繼續推移。我把視線從天花板收回，落回手中的課本。

「好了，下一個步驟，換你按我。」阿詹低頭對我說。

我和大叔同時翻了課本，翻到下一頁，兩人對視，沉默一秒後，對彼此發出會心一笑。

阿詹躺了下來，下半身蓋上布後，除去了所有遮蔽，打開腿，抬高臀部。我戴上手套，先替阿詹「扯蛋」，力道很輕，手卻很抖，大叔一旁眯著眼看，緊縮身子、肩膀隨著我手指握捏的節奏，不停聳起、落下，像在看恐怖片，教室氣氛凝重。

大叔低頭，突然冒出一句：「Good Ball」（好球）。我們三個人都笑了。

最後的步驟，需要先抹些按摩油，我隨著課本圖片與阿詹的指令，食指往下，很緩慢，輕輕探索。我的視線不知往哪擺，只好盯著覆蓋在他胯下的那塊布，看那一條條交錯的花紋，數著，一條、兩條、三條。花紋是深紫色底、黃色線條，交叉的角度很規則，像西洋棋的棋盤，每一格都等大，每條線都是直的。

跟著指令，我找到了所謂的龍，盤踞在股溝周邊與會陰之間，像皮球質地，粗糙，堅硬，我用手指，緩緩將阿詹的筋結揉開。

幾年前，在健身房的蒸氣室，霧很厚，視線不清。一隻陌生的手從旁貼上來，我的身體沒有動，視線落在牆上的磁磚縫，我一條、一條，開始數，像小時候一樣。直到蒸氣室的門被其他會員推開，那人才退開，動作熟練，像什麼事都沒發生。蒸氣繼續噴，我坐在原地，磁磚縫從天花板數到地板的第十一條，再往回數。

後來，我穿了衣服，走出健身房，外面是炙熱的下午，機車在

紅燈前排著隊，便利商店的門自動打開又關上。我站在健身房騎樓下，不知道在等什麼，才意識到，身體已經出來了，但某部分還坐在蒸氣室，還在數。

*

阿詹說：「最後這幾個步驟，是 Karsai 課程的重點，你們也想嘗試被按看看嗎？」

香港大叔笑著指我：「你先試。」

阿詹將同塊棋盤格布蓋在我下半身，我脫去內褲，將臀部墊高，骨盆抬起，雙腳張開、立起，M 字腿。阿詹先把幾顆藥草球加熱，放在我恥骨上，讓溫度慢慢滲入，像有人把掌心隔著一層布，貼在最戒備的地方，不移動，只是停在那裡。

他說：「災煙煙。」（泰文放輕鬆之意）

窗外，我聽到有機車緩慢騎過，引擎聲拉得很長，逐漸消失在巷子的轉角。

阿詹撤去藥草球，手指從鼠蹊開始，沿著睪丸，仔細推移，一段一段。那些筋，長年縮在骨盆深處，緊得忘了自己原本可以伸展。梳理輸精管時，痠與脹同時從深處浮上來，與其說是痛，更像是拒絕、斥責前的哽，卡在喉嚨和胸口之間，往上走不了，往下也咽不下。

他的手漸漸往後靠近，經過會陰，抵達尾椎處，緊鄰股溝，我全身收縮，連呼吸也停住了。阿詹察覺，放慢，再次對我說：「災煙煙。」

我讓呼吸先走。深吸氣、深吐氣，那個邊界，才鬆了一點點。阿詹以拇指打圈按壓，痠脹感從深處襲來。

*

課程最後一天，阿詹要我與大叔互相練習。闔上課本，沒有口令，只有一張墊子，和彼此。我跪在墊旁，把手放放大叔的大腿內側。

拇指下壓的瞬間，筋頂了回來，誇張的抗拒，像按在一根繃緊

的弦上。我的手停在那裡，不硬壓，只是等，讓手指的重量慢慢往下滲，等筋習慣力道，調整呼吸，手指再緩慢往上走。

抵達胯下時，大叔整個人彈了一下。

「痠爆。」他用粵語大叫，腳趾重複我昨天的動作，瞬間張開。

他的髖部緊得像生鏽的門軸，每次推移都需要時間。我繼續推，推到他表情一半想哭、一半在笑，眼尾有些濕，卻又忍不住邊笑邊說：「這輩子沒有過這麼奇怪的感覺。」

施作完腹部、鼠蹊、坐骨與恥骨後，等我戴上橡膠手套，他搖搖頭，趕緊把一旁按摩油收走，穿上褲子，笑著說：「我這種人，有些地方，還是不要碰比較好。」

他直接拒絕，掀起布，起身。

阿詹切斷蒸鍋電源，將裡面的藥草球取出，一顆一顆，擺在窗邊置涼。課程結束，我問阿詹，Karsai 按摩真的是泰國皇室專屬嗎？

窗外一朵緬梔花從枝上脫落，在院子裡轉了半圈，墜落在地。

阿詹走到教室角落的桌上，抽出兩張結業證書，用麥克筆寫下我與大叔的英文名字，然後微笑、合照。抓龍筋的傳說被濃縮成三天，印成一張紙。

我沒有繼續追問，彼此道謝後，各自散去。

*

走回旅店的路上，雙腿有些微麻，步行時，骨盆帶著一種我不熟悉的鬆，髖部的關節不再卡，每一步，空隙在裡面流動，像水重新找到河道，大腿內側的筋不再頂回來，而是讓了路，往兩側退開。

塔佩門前傳來街頭藝人的蘭納歌謠，我聽不懂歌詞，語調平緩，像在呢喃著一件已經過去很久的事。象腳鼓的節奏碰碰敲著，熱氣慢慢從雙腿間散開，我竟能感受「兩顆球」的晃動。

廣場的石板地，白天曬了整日的熱，也一點一點透上來，從鞋底傳進腳心。一個媽媽帶著騎單車的孩子，從廣場邊穿過，車輪壓

過石板縫，咯噔一聲，走遠了。

Art說過，清邁的五座城門已非古蹟，是近年重砌的復刻版。磚是新的，縫也是，但砌的人把它砌得像很舊的樣子。我看著城牆的磚縫，一條條被重新理順的線，深深嵌進去，壓實，待在那裡。

骨盆深處的熱氣還在，散得很慢，像餘燼留在爐底，四周早已安靜，它還沒熄。

〈抓龍筋〉

評審評語 / 凌性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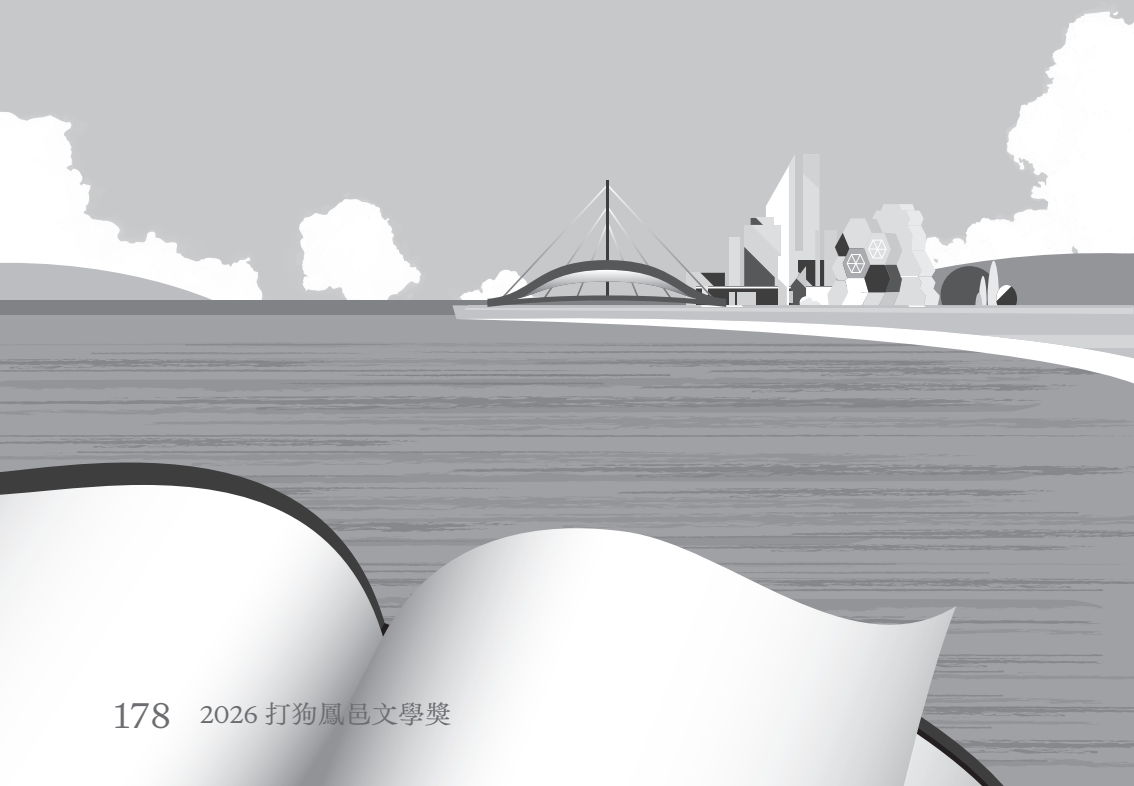
這是一篇奇文，整篇文章的主脈是赴泰國學習抓龍筋，偶爾延伸談及個人的生命故事。文中學習抓龍筋，三天課程一萬泰銖，作者鉅細靡遺紀錄學習歷程，有知性報導的實用意義。抓龍筋課程傳授泰國傳統養生手法，泰文叫做 Karsai，攝護腺之意。跟一般泰式按摩有別，抓龍筋會特別針對鼠蹊部、大腿內側肌肉筋膜群進行調理，這是男性（龍）的能量通道所在，因此名之。

課堂上，學員輪流躺上按摩床墊，作者因此體會到：「學抓龍筋，得先被抓。」主動與被動，必有分矣，暗示得恰到好處，行文自然準確且不露痕跡。於是，男性私密處按摩，聯繫起最私密的、最難以啟齒的往事，寫得含蓄內斂，兼具自我教育功能，是最高明之處。看似不經意提及的——童年時大伯房間發生的事、幾年前健身房蒸氣室被陌生人伸手碰觸，作者都處於被動狀態。而學習抓龍筋，是主動地去碰觸、去理解、去省思，這份男性自覺得來何其不易。主動且自願地寫出抓龍筋，讓私事坦露出來，不情色、不灑狗血、不張牙舞爪，令我更加佩服這個生命故事的呈現。

散文組

評審獎

九十度的地平線



得獎者

Daedalus

〈九十度的地平線〉



簡歷 ——

Daedalus，義守大學博士班五年級，任職旅館夜間櫃台，十八年。

得獎感言 ——

感謝評審讓我的文字被看見，大夜班的樣子，以及一個長年微笑、脊椎退化的櫃檯員，提供了一個呼吸空間。感謝打狗鳳邑文學獎，這條路，我走了 28 年。



晚上十點三十分。

更衣室的空氣裡，充滿著男性專屬的汗味、老人味。我看到那套黑色西裝，退了一步。

我脫下 T 恤和牛仔褲，赤裸地站在更衣室鏡子前。脊椎不是今天才駝的。健康檢查報告上寫著脊椎退化，我盯著那兩個字看了很久，不知道該從哪一天開始算起。

我換上制服。

白色襯衫，永遠緊那麼一點點。我可以要求換大一號，但那樣看起來不合身，不專業。所以我一直忍著，忍著領口每天溫柔地絞著我的喉嚨，八個小時。

西裝外套的墊肩，縫在肩線，用來塑造挺拔輪廓。八小時值班，它就這樣壓在我肩膀上，不重，但永不停歇。有一雙手，按著我，每分每秒提醒我：你現在不是你。你是 ALEX。

ALEX。這個名字是第一天上班的時候，主管給的。他看了我填寫的表格，對我說：「你需要一個英文名字，我們這裡都是這樣。」我說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他搖頭：「我是說 TOM、JOHN、ALEX 那種。」我沉默了幾秒，說那就 ALEX。從那天起，薪資單和勞健保文件上寫的是我的名字，這個地方不需要。那時候我剛出社會，沒有多想。

直到當我接起電話，連自己都先說：「HOTEL M 您好，我是 ALEX，很高興為您服務。」

夜班有屬於自己的節奏。大廳只有兩個位置亮著，空調低頻嗡鳴是唯一的背景音，日班的行李箱、電話、人聲掩蓋了那個聲音，深夜變得無所不在。我有時候覺得那個聲音不是空調，是這棟建築自己在呼吸，它的呼吸從來不打算停止。

夜班的重點工作是核帳，還有整棟飯店的安全。警衛在門口，但突發狀況的第一線，是櫃檯。

打開出納，密密麻麻的數字：房號、客人姓名、房費、MINIBAR、洗衣、其他、總計。每一筆都要對到零誤差。新人教育的時候，SOP 手冊上寫著，所有額外消費必須請客人在明細上簽名，否則由經手人員賠償。

「今晚有一位實習生來見習，班表是十一點到凌晨三點。」BEN 交接的時候說。我點頭，接過交接本。

有一晚我盯著 507 房的退房文件看了很久。

旅客登記卡有簽名，房租明細有簽名，信用卡帳單有簽名，MINIBAR 消費明細，空白。可口可樂一瓶、啤酒兩瓶、花生包，三百五十元。客人已經回日本了。

三百五十元。我的夜班津貼是一天一百元。我剛剛賠掉了自己三天的早餐。

電話響了。是主管 KEVIN，他今晚休假，但他看了稽核報表。

他的聲音像冰錐：「這個月第幾次了？」「第二次。」「你的工作態度有問題。外面有多少人想來這裡上班？本科畢業生一堆，外語

能力比你好，學經歷也不比你差。」我說我會更小心。他說他會紀錄在我的出錯紀錄裡，下次開會時一起檢討。

他掛掉電話。我的手還握著聽筒。

凌晨兩點五十分，電梯門開，導遊走出來。她先看到站得筆直的我，然後看到了旁邊那個實習生，穿著明顯過大的西裝，手捧著《夜班工作流程》，臉上是新人特有的緊繃。她的臉色本來就不好看，這下更沉了。她把行李箱摔在沙發旁，大步走過來，重重的將房卡摔在桌上：「ALEX，我帶團來這麼多次，第一次睡到這麼硬又小的床，我半夜摔下去你知不知道！」

她開始咆哮。

旅行社在電話裡強調，導遊的房間不要邊間、不要路沖，就指定要上次那一間，訂房回答說已經有人住了。「我的體格你們又不是不知道，兩小床的房型，床又小又硬，團體半夜要退房，我也不計較，但是我摔下去了，我摔下去了，以後訂房再亂排房間，我一定要投訴。」

導遊盯著我：「ALEX，你笑了？老娘都掉下去了，你還笑得出來！」

我沒有笑。我是忍著笑，忍到眼角泛淚。我在心裡說，姐，我真的沒笑，我是心疼得抽搐了一下，聽到您摔下去，我腦袋裡一直在想這地磚怎麼這麼硬，我想著要寫一份設施改進報告，主旨就寫「絕對不能讓導遊白摔」。但我一個字都沒說，只用眼淚快要流下來的深情眼神看著她，說：「姐，我是在擔心您的腰，我去找找有沒有藥膏？」

導遊看我眼角泛淚，以為我是同情她，轉身往大門走去。我叫住她，把養生館的佣金信封交給她簽收。她收了，出去抽菸。

凌晨三點二十分，團員陸陸續續下來退房，遊覽車也提早到了。

一直安靜站著的實習生，大概覺得應該做些什麼。他走過去幫團員把行李箱推出去，協助司機抬上車。回來以後他站到我旁邊，低聲問：「學長，等等送客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我沒有抬頭繼續辦理退房：「等等車子開動時，跟著我做。鞠躬，九十度。不難。」

他點頭，退回一旁，心想，確實不難，不就是彎腰。導遊來櫃檯清點房卡，帶著團員離開大廳。

我站在飯店正門外，等著遊覽車發動。實習生跟在我右後方，雙手緊張地貼在褲縫。遊覽車廢氣從排氣管噴出，冬夜裡，像從煙囪冒出的白霧。導遊在車上逐一發送早餐盒，司機在調後視鏡。

她對著我們揮手，示意準備開車了。

車輪轉動的那一刻，我的身體啟動了一個標準的儀式：九十度鞠躬。

雙腳平行，與肩同寬，膝蓋鎖死，上半身從髖關節開始向前慢慢傾斜，脊椎形成一個精確的九十度弧線。頭顱像鉛球吊掛在頸椎上方，腰椎傳來骨頭磨損的聲音，推拿的時候聽過，那是舒服的。

視野邊緣開始發黑。

就在這時，我聽到了。

「砰！」

一聲沉重的悶響，混進遊覽車的引擎聲。

實習生跨出門檻，學我從髖關節啟動那個動作時，腳尖結結實實地絆在門檻上，整個人失去平衡，向前飛撲出去，五體投地地摔在柏油路上。手肘膝蓋率先著地，西裝褲在膝蓋處可能磨破了。

我維持著這個姿勢，視線鎖定地面。眼角的餘光把這場災難看得一清二楚，他趴在那裡，痛到沒辦法動，眼淚從布滿灰塵的臉頰滾下來。

這一幕，被車窗內的導遊看見了。

她愣住了。隔著車窗，看了那個趴在地上的實習生。

遊覽車加快速度，轉過街角，尾燈消失。實習生勉強爬起，一癱一拐，頭也不回地走回飯店大廳。我慢慢地直起身體，讓血液回流，暈眩終於得到解除。

這時候，街道另一側炸出一個洪亮的、帶著濃重本土腔的聲音：

「少年仔！三更半夜，你們是在拜天公喔？」

一位騎著破舊機車的歐巴桑，大白色粉底，兩塊大腮紅，單腳

撐地，眉開眼笑地看著我們。顯然，她目睹了整個送客過程。「你鞠躬到快要折斷腰，」她指著我，然後手指移向實習生消失的方向，「你那個同事更厲害，拜得這麼吃力，全身趴下去拜喔！是在求什麼？求生意興隆？還是用臉在量路面的溫度？哈哈！免這麼厚禮數啦！平身！平身啦！」

她笑得身體不停抖動，笑聲在空曠的凌晨街道上滾動迴盪。

歐巴桑笑夠了，發動機車，轟隆一聲往壽山的方向騎去，消失在街道盡頭。

空氣終於安靜下來。只剩空調的低鳴，從玻璃門後透出。我站在那裡，感覺像是站了很久。

我抬手，摀住了自己的嘴。

我的肩膀抖動，眼淚從指縫滲出，我不能在這時候回頭，身後的監視器正注視著我。

我在心裡說：我不是在拜天公。我是在拜這口飯。

幾分鐘後，停止顫抖。我用力抹去臉上的淚痕，深呼吸，調整了西裝，推了推我的眼鏡。

轉身，推開沉重的玻璃門，走向大廳。

大廳空無一人。實習生已經離開，空氣中連他緊繃的氣息都散了。天花板上三顆紅色監視器，持續地監視著我。

我走向櫃檯。腰傳來清晰的刺痛，皺了一下眉頭。

因為監視器還在。我現在不是我，我是 ALEX，一個永遠專業、保持微笑、精準地向客人鞠躬的那個人。在那個角度，我能看見地平線上的裂縫，還有裂縫裡來來去去的螻蛄。

早晨七點，我走出飯店。陽光從壽山後方探出頭來，整條街已經被染成金黃色。

街上開始有人，騎機車上班的工人，去市場的婦人，騎樓下等校車的學生，背著沉重書包假裝在看書，有些還打著哈欠。

整座城市正在醒來。每個人都在開始他們的一天。而我的，正在結束。

走向員工停車場，跨上那台二〇一〇年的一二五 CC 山葉機車，車身有無數個刮痕，後照鏡換過幾次。發動引擎，我沿著七賢路往東，越過復興路，經過早餐店、便利商店。七賢路的教堂，修女們正在準備彌撒，教友三三兩兩走進教堂，大家相聚，因為彌撒的到來。

我正在往回家的路上。

當全世界都在軌道上進行，我準備睡去。當全世界都在開始，我剛結束。

這一天終於結束，又賺到了一天的收入。天亮了，晚安。

〈九十度的地平線〉

評審評語 / 陳義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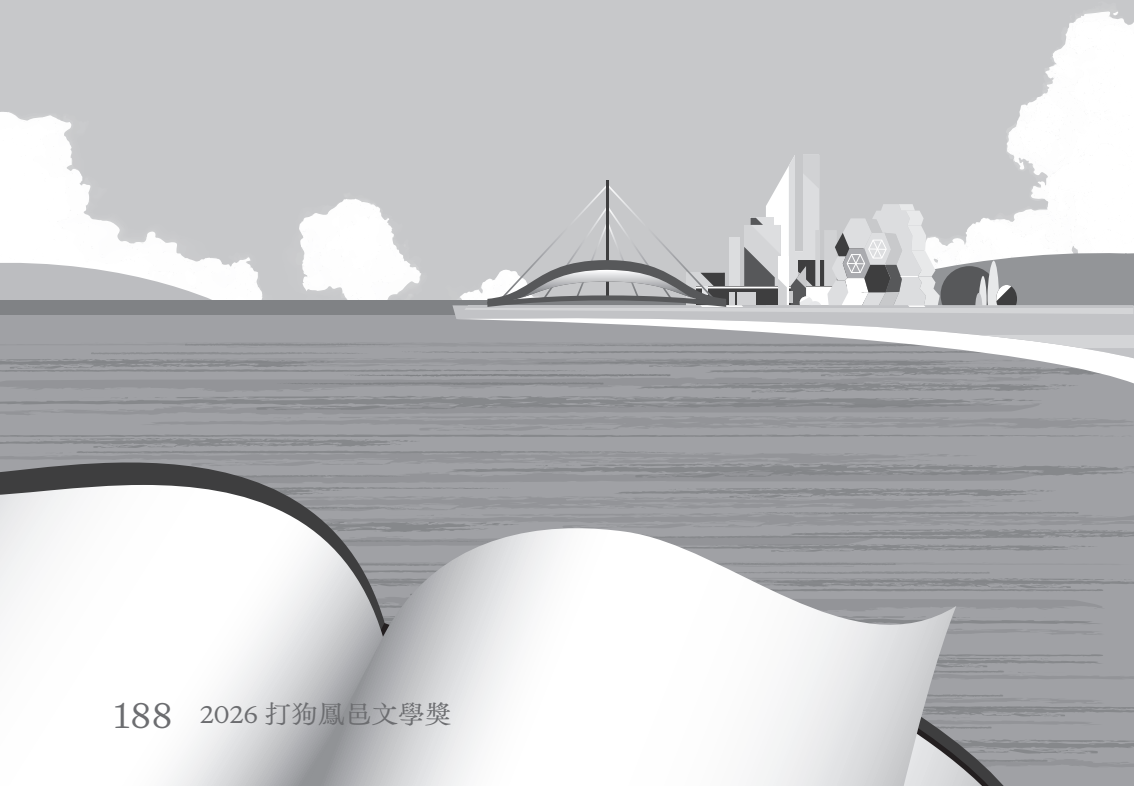
這篇散文的敘事者是一旅館從業人員，在一個值夜班的工作現場，發生了幾件具有衝突或衝擊的事件。讀者讀此文，可探知不同行業員工謀生的心酸。文中描寫九十度彎腰鞠躬的具體動作，的確有行為心理表現，這是本文受推薦的優點。

但描寫的特殊事件，例如：帳單消費漏簽名，須自行貼補；導遊無理的臭臉抱怨；以及實習生撲倒在眾人面前……。這些事情全湊在一個晚上短短幾小時內發生，不免令人覺得刻意拼貼。尤其須斟酌的情節是，三更半夜突兀地出現那位騎機車，塗了大白色粉底加兩塊腮紅的歐巴桑，她的戲謔說詞、說話語氣，包括目睹實習生跌跤的冷漠，是否合乎情理？本文構思，如果能用回顧方式，以更長時間安置這些情節，語境會更自然。

散文組

優選獎

養肉



得獎者

郭美吟

〈養肉〉



簡歷 ——

曾任參考書出版社編輯、國文教師、作文教師。

得獎感言 ——

靈感來自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印泥。我曾想，上班族的生活有什麼能象徵的呢？在那些一如齒輪固定的日常裏，也許是案頭的一盆多肉植物，也許是每天更替的下午茶清單，當呆板的畫布多了若干色調，也許朝九晚五就能有著不同的姿態。



她總是在星期三感到特別疲倦。

疲倦不是來自工作量，而是一種介於期待與放棄之間的狀態。星期一還能告訴自己新的一週剛開始，星期五至少能望見週末的輪廓，唯獨星期三像一條沒有風景的長廊，前後都看不到出口，只能沿著日光燈的白光繼續往前走。

清晨搭上捷運時，車廂裡總瀰漫著某種冷冽的氣味。金屬扶桿、空調濾網、剛熨燙過的襯衫與咖啡紙杯的熱氣交疊在一起，形成都會生活獨有的味道。她習慣站在靠門的位置，看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那張臉並不憔悴，也說不上快樂，只是與車廂裡的其他人一樣，帶著某種準時抵達的神情。

大學時，她曾經相信人生會有更盛大的開場。

那時候的未來像尚未拆封的禮物，每個人都篤定自己將成為某種特別的人。她也曾熬夜準備活動，也曾和朋友在便利商店門口討論理想到天亮，彷彿只要足夠努力，世界終究會為自己保留一個位置。

然而多年以後，她發現長大更像一種逐漸縮小的過程。

曾經以為世界是一座舞台，後來只希望能在擁擠的捷運車廂裡找到一處不必與陌生人肩膀相碰的位置；曾經以為夢想與遠方是人生的主題，如今冰箱裡剩下半瓶即將過期的豆漿、浴室排水孔又開始積水、洗碗精見底了，這些瑣碎而實際的事反而佔據了大部分生活。

辦公室位於商業大樓的十二樓。

大片落地窗將城市切割成整齊的幾何形狀。從高處望出去，車流像一條條發亮的河，日復一日沿著既定的方向流動。

她的工作與文件有關。

每天登入系統、核對資料、整理表單、送件、歸檔。文件從左手流向右手，再從右手流向另一張桌子。那些表格上的姓名、數字與印章最終會去往某個她不認識的人生，而她只是中途經手的其中

一道程序。

偶爾主管會經過身旁，詢問進度；偶爾同事會討論午餐或週末聚會。她始終維持禮貌的距離，像一枚安靜嵌在齒輪裡的零件，不特別突出，也不至於出錯。

真正令她感到疲憊的，並非工作本身，而是一種難以言說的透明感。

某天早晨，主管在茶水間與她擦肩而過，順口問了一句：「最近還好嗎？」

她當機了一下。

她其實想說很多事。想說最近的工作總有些卡關，想說租屋處天花板又開始滲水，想說半夜醒來時房間安靜得令人心慌。然而她尚未開口，主管已轉身與另一位同事談起週末的球賽。那句問候像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尚未沉沒便已被新的漣漪覆蓋。

她經常想起那個畫面。

或許對方並無惡意，只是太忙了；然而某些孤單之所以令人難受，恰恰不是因為被拒絕，而是因為沒有人真正停下來等待妳說完。

於是她漸漸習慣把許多話留在心裡。

就像通訊軟體裡那些編輯到一半又刪除的訊息。

就像冰箱裡那半瓶沒喝完的豆漿。

就像茶水間裡第二件六折卻找不到人分享的燕麥奶。

*

日子安靜地向前推移，直到某一天，她注意到辦公室角落裡的一盒印泥。

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只是放在用印桌上的一抹紅色。

起初，她並不理解那些人為何如此在意一盒印泥。在她的認知裡，印泥不過是一種消耗品，像訂書針、原子筆、影印紙一樣，用完了就換新的。它的存在，只是為了讓印章留下痕跡，而非成為被

照料的對象。

直到那天下午，她看見資深同事坐在櫃檯後方，用一支扁平的牛角印箸，慢慢攪拌印泥。

那時剛過三點，陽光斜斜照進辦公室，其他人忙著核對文件或接聽電話，唯獨那位同事低著頭，神情專注得近乎虔誠。印箸沿著同一個方向緩慢移動，順時針，一圈，又一圈。

她忍不住停下腳步，同事抬起頭，笑了笑：「在養肉。」

她第一次聽見這個詞。

「養肉」那兩個字帶著奇異的溫度，不像金融業或行政系統裡會出現的語彙，反而像農人養土、廚師養麴、花匠養根。

同事見她困惑，便把印泥推過來。她這才發現，盒中那團紅色並非自己以為的顏料，而是一塊帶著光澤的柔軟物質。表面有些地方微微隆起，有些則因長期蓋印而凹陷。

「印泥不是越蓋越少嗎？」她問。

同事笑著搖頭：「不是越蓋越少，是越來越乾。」

後來她才知道，真正講究的印泥裡頭有艾絨——艾草反覆加工後留下的纖維細絲，能吸附印油，也能讓硃砂均勻附著。攪拌時不能一下順時針、一下逆時針，因為艾絨容易斷裂；不能用尖銳的東西亂翻，否則肉會散掉；更不能放著不管，任由空調一點一滴帶走水分與油脂。

那天下班前，同事將印箸交給她：「試試看。」

她原本以為很簡單，真正動手才發現並非如此。表面看來只是一團紅泥，底下卻藏著不同的質地與油分。印箸壓得太淺翻不起底層，壓得太重又容易攪亂表面。她笨拙地轉了幾圈，很快便失去耐心。

同事在旁邊笑出聲：「妳太急了。」

這句話在她耳蝸放大。

剛進職場那幾年，她總覺得自己落後別人，大學同學有人出國

唸書，有人升上主管，有人結婚生子。社群媒體上的每張照片都像某種進度條，而她仍在十二樓的辦公室裡核對文件，週末回到租屋處，對著一個人的晚餐發呆。她曾經急著融入同事，急著在聚會裡找到位置，急著讓自己看起來成熟、專業、值得被喜歡。然而愈是用力，愈覺得格格不入。

反倒是這盒印泥，不曾要求她證明什麼。她只是坐下來，順著同一個方向慢慢攪拌，讓底層的印泥翻上來，讓邊緣滲出的印油重新回到肉裡，讓凹陷的地方漸漸飽滿。

她問同事：「為什麼一定要弄成圓的？」

同事指了指桌上那枚幾乎有半個手掌寬的公司大章：「圓的比較好蓋。」

她原本不信，直到親手試過才發現，那些被養成圓球狀的印泥像有彈性似的，印章壓下去時能均勻沾附整個章面，不會集中磨損中間。文件上的印文因此格外飽滿，連細小的筆畫都清清楚楚。某種程度上，它們甚至比人更誠實，妳如何對待它，它就如何回應妳，不會客套，不會敷衍，也不會心不在焉。

她開始比別人早到十分鐘。

在電腦尚未開機、辦公室仍安靜的時候，先走到用印桌前。有時用印量大，印泥表面被壓得坑坑疤疤；有時空調吹了一整晚，邊緣浮出細細的油圈。她便拿起印箸，一點一點整理，把散掉的肉聚回來，把浮出的油拌回去，把凹陷慢慢養平，再將整團印泥塑成一顆圓潤的小饅頭。

某個星期五下午，櫃檯同事抱著文件經過，忽然停下腳步：「欸，妳養得比我還漂亮。」

她抬起頭，以為對方在開玩笑。

「真的啦。」同事伸手碰了碰那顆圓圓的印泥，「我昨天還在找妳，想說等妳有空幫我那盒也整理一下。」說完便笑著走了。

她傻在原地。那只是極普通的一句話，然而不知道為什麼，那

天下午，她盯著電腦螢幕上的報表時，心裡竟有種久違的安定。窗外的城市依舊喧囂，訊息依舊不多。下班後回到租屋處，房間依然只有她一個人。可是那天晚上，她忽然想起桌上那顆被自己養得圓圓的印泥，紅得飽滿，安靜地待在盒裡，等待明天繼續留下痕跡。

她第一次覺得，也許所謂的存在感，並不總是來自被很多人記住。

*

辦公室裡漸漸傳開了她擅長養泥的事。

起初她有些不好意思。畢竟不是什麼能寫進履歷的專長，也無法成為考績表的項目。比起擅長報表分析、專案管理或跨部門協調，懂得如何照顧一盒印泥，聽起來甚至有些可笑。

然而不知何時開始，同事桌上的印泥陸續出現在她面前。有人抱著整盒凹陷的過來，有人指著乾裂的邊緣請她幫忙「診療」，甚至有人專程從別樓層拿來許久未整理的舊泥，半開玩笑說：「交給專業的。」

她下意識想推辭，但每次接過那一抹紅，仍會習慣性地低下頭，拿起印箸，沿固定方向慢徐徐攪拌。有些印泥因長期曝露在空調底下而失去油分，有些則因用印頻繁，中央塌陷得如一口小井。她邊整理，邊看見自己剛進公司時的模樣。

那時候她總以為，職場的人際關係是道看不見的門檻，有人輕易跨過去，有人始終晾在門外。她曾羨慕那些能自然融入人群的人，羨慕她們能在茶水間接住每個話題，在群組裡隨意丟出一句玩笑，甚至在週五下班前輕鬆約成一場聚餐。而她總是想太多，發訊息前反覆修改，分享一瓶飲料也猶豫半天。她害怕打擾別人，害怕被忽略，更害怕自己其實沒那麼重要。

直到那些同事將印泥放到她桌上。從沒有猶豫，她們知道她會幫忙，知道她願意，知道她做得好。有些信任並不在熱絡的談笑裡，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微不足道的手勢裡，像印泥的肉，像肉的艾

絨，看不見，卻始終存在。

年底，公司有批重要文件要送。她花了一個上午核對，確認編號與用印位置。主管催得急，電話與訊息此起彼落，整個辦公室都瀰漫著趕工的躁動。

文件送到她面前時，她深吸一口氣。蓋章、壓印、翻頁、再蓋。那盒印泥是她才剛養好的，紅色飽滿而均勻，像熟透的漿果。

然而就在最後一份文件，她手微微一滑，印章歪了。那抹鮮紅偏離了原本位置，留下了模糊暈痕。

她心臟沉了一下。

主管會不會生氣？會不會被認為不夠細心？那些熟悉的焦慮像潮水漫上，讓她喘不過氣。她抱著文件站起身，穿過辦公室走向主管。一路上，她想起茶水間裡沒說出口的話，想起那些停留在輸入框裡又刪除的訊息，想起自己總怕犯錯，總怕不討喜，總怕一個不夠完美的動作便會讓所有努力功虧一簣。

主管接過文件，低頭看了一眼。

「重印一份就好了，反正電子檔都在。」語氣透明得看不出色調，說完便繼續處理下一份公文。

她站在那，忽然不知道該說什麼。她以為會發生的大事，就這樣輕易結束了。

回到座位，窗外正是冬日下午的光景。高樓玻璃反射著淡金色的陽光，遠方車流沿著道路向前延伸。她看著螢幕上的文件檔案，拿起印箸，把散掉的肉重新聚攏，把浮出的油慢慢拌回去，把凹陷養平。她想，印泥會變乾，會留下缺口，在反覆磨損與修補之間，日子也是這樣的。

下班的捷運依舊擁擠，車廂玻璃映著無數疲憊的臉孔。她站在熟悉的角落拿出手機，沉寂許久的大學群組不知何時跳出幾則新訊息，有人問起從前宿舍旁那間宵夜店是否還在。話題零零碎碎，沒什麼重要。

她看著螢幕，手指停留了一會兒。若是以前，大概又會默默滑過，反正少她一句也沒人發現。

她想起那枚蓋歪的章，與那句輕描淡寫的「重印就好了」，於是低頭打字，回覆了熟悉的地址。

訊息送出的瞬間，群組依然安靜。她看著車窗上自己模糊的側臉，以及身後整座城市流動的燈火，心裡卻是一片平靜。

用印桌上那些被自己養成圓球狀的印泥，日復一日地被使用、被消耗，卻也因此，在無數文件上留下清晰而鮮明的痕跡。一枚印章落下時，無法保證每一次都恰好端正，但那並不妨礙它留下自己的名字。

窗外的暮色正在慢慢降臨。她把手機放回包包裡，想著明天早上，該替那幾盒印泥再養一次肉了。

〈養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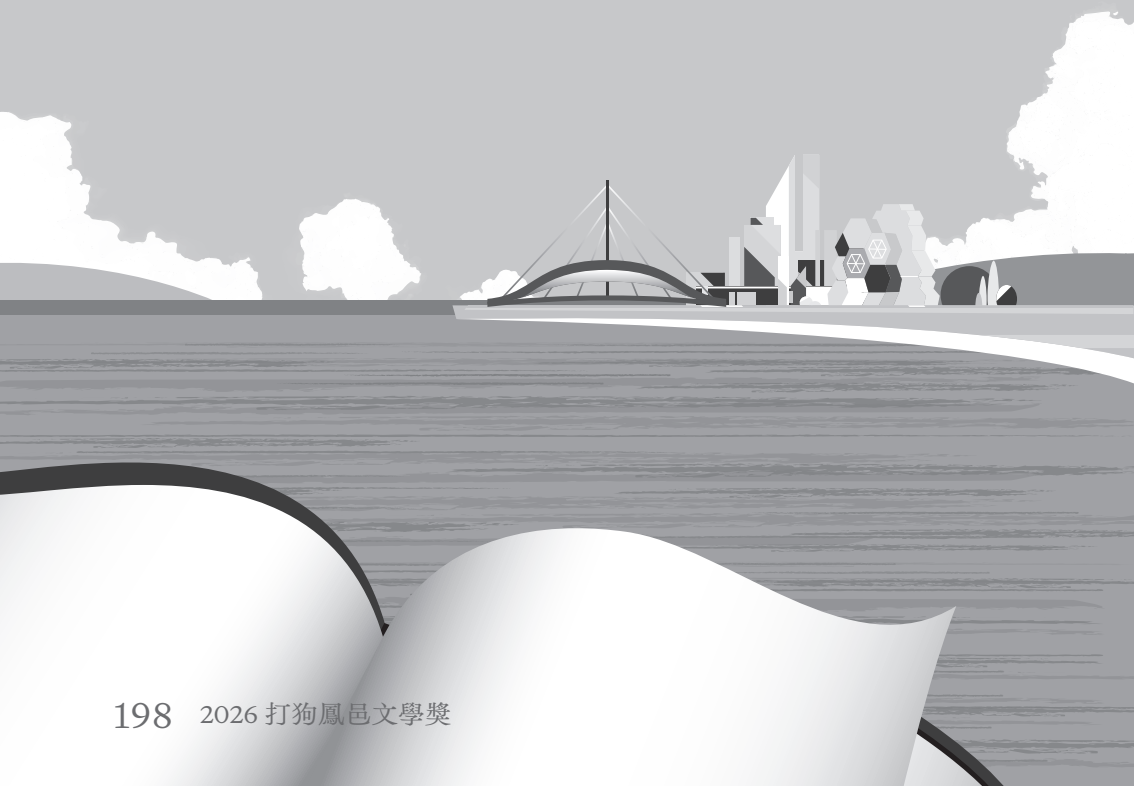
評審評語 / 劉克襄

一位女性上班族，平時搭乘捷運通勤。日復一日的都會生活，五感逐漸麻木。從同事和上司的互動，更隱隱感覺，自己像空氣般的存在，是難以言說的透明。在繁瑣單調的工作中，青春時期對未來充滿色彩的諸多夢想，或被磨平，或被斷離，終而喪失下一步的任何可能。原本期待的人生舞台，最後只淪為，求得捷運一角的孤獨空間和安靜。

直到有一天，突然因為用牛角印箸攪拌印泥，在不疾不徐中，調養出豐潤的印泥。同事們也注意到了此一能力，經常請她幫忙。此一微小瑣事的被發現，意外成為她證明自己存在的強大因由，甚而帶出不可言喻的成就感。通篇語氣自然，文字精簡收束，且敘事看似平實輕淡，但深沉地探觸到上班族的心境，想必會引發諸多共鳴。

散文組
佳作

蟻患



得獎者

賴宛妤

〈蟻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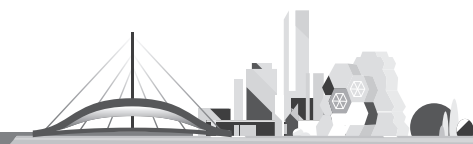


簡歷 ——

北藝大文學跨域創作所就讀中。喜歡搜集小廢物，最近喜歡蒙奇奇。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等。今年二十五歲，希望未來還能在文學中緩步前行。

得獎感言 ——

謝謝陪伴這篇作品走過的所有人。謝謝評審。曾有迷失找不到自己聲音的時刻，很慶幸終於找到了。這篇文章是寫念珠菌感染，那是個私密又容易反覆的身體經驗，期盼曾為此搔癢、困擾、無處訴說的女性都不會感到孤獨。



平日午後看診時間沒什麼人，醫師說這裡以前是幼兒園，後來被他租下來成為婦產科。門口矮梯上有時會蹲著麻雀，嘰嘰喳喳。牠們在日光中洗澡、歪頭，病患推開玻璃門離開時，隨時預備好飛走。醫師老了後不再接生，原本曠闊的空間，一部分因為不再使用而變得老舊。

我推開門口玻璃拉門，牆角堆積塵屑，風來時會順著飛走。

十幾年前母親高中同學曾在這裡當過護士，那段時間常會帶塞劑回家，後來也分給了母親一些，後來這些藥在浴室的小盒子裡受潮、過期。

家中浴室塑膠門有時會被緊緊掩住。我站在門外，模糊看著馬賽克花卉在水下斷斷續續。小時候總覺得不管是什麼盒子，或多或少一定都有寶物，不然媽媽怎麼會在裡面那麼久，趁著媽媽去上班時，我墊起腳尖，用食指在盒中掏找，發出喀拉喀拉聲音後，卻總一無所獲。

母親有時會說要去看醫生，入夜後就消失在黑暗的長廊中。電視釋放出光亮，東森 YoYo 台播放著人魚面對壞人，把唱歌當作攻擊的影像水藍色溢滿畫面，我的嘴跟著律動不停開合，完全遺忘媽媽不在身邊的時刻。

暑假時，婦科病一直在痊癒與復發間盤旋，母親建議我來這看診，模糊印象中，她懷著弟弟時我陪她來產檢過。家鄉很多老診所都還是手寫病歷，醫師頭髮泛白，皺紋使雙目更陷下眼窩。

門與地面發出摩擦聲，這裡只有一兩位護士，也不曉得她們是不是真的護士，掛號口貼著：醫療行政事務均由醫師進行。護士 A 用腳打開合不太起來的拉門，診療室內有個小房間放置超音波的診療床與內診椅。

內診檯上的金屬腳架被細碎的光照得透亮，診檯面高度有些高，再踏一下，踩上去有種冰冷的聲音，屁股完好坐上內診檯。

我始終盯著天花板受潮的斑，斑遍佈的面積總讓人聯想到母親臥室那塊發黑的木地板。冷氣呼呼吹，大腿出現細小疙瘩，身體還沒放鬆，醫師沒問過我要不要用拋棄式鴨嘴，金屬鴨嘴鉗就快速撐開陰道，想吐也吐不出的感覺讓整個過程延宕。

早上起床後藥物隨尿尿一點一點排洩掉，當下體不再癢時，出現幾乎察覺不到的錯覺，房間灌滿新鮮空氣，胯下變得乾爽，沒留下任何燒灼感。我走路一蹦一跳下樓煮早餐。咪咪走過來探頭看我，我大喊：咪咪。

咪咪到來第二個夏天前地板、桌子、飼料碗旁並沒有蟻群出現。熱氣溫吞地爬，細小蟻群開始在咪咪碗邊匯聚，整個暑假母親和我都在客廳尋找牠們的巢穴，往牠們常爬的牆角點藥劑。起初螞蟻確實少了很多，但也就只吃了一兩天，過幾天又出現在咪咪沒吃完的飼料旁。

咪咪多半時間是安靜的，她有時會把後腿抬得很高，展開身體，耐心梳理皮毛，倒刺舌頭刷過時，傳出細細沙沙聲。她持續舔，毛在光下泛出一種蓬鬆感，而後舔掌心，抹過耳後。

螞蟻會不會是吃飽了所以不吃，牠們沿著牆密集蠕動，很多次後我放棄點藥。咪咪聰明的避開蟻群，用舌頭把碎屑掃進嘴裡，好像什麼都沒發生。

病理週期並沒有在短短七天結束，我幾乎每週還是會去老醫師那，一週一次，掛號費兩百五，每次看診都拿一樣的塞劑，逐漸積累的路程與看診等待，開啟我與母親的尋藥之路。

剛開始我會拜託母親買完菜後，去附近藥局看有沒有之前我在臺北開的慣用塞劑，一間間問，起初很笨也不知道直接打電話諮詢比較快，由於是處方藥，跑了很多家，最後仍屈服於老醫師開的白色塞劑。

車子停在藥局前，藥師看了我處方上的藥名。把紙盒放在櫃檯，說只有這種，上面寫著家庭便利藥，一次療程一錠入。母親站

在旁邊，粉色亮面包裝朦朧反光，她勾起我的手勸我不要買。

「等下買到不適合自己的劑量，用了比沒用更癢」母親忽然說出這句話，我的腦全被癢癢佔據，最後只摸摸鼻子跟在母親身後道謝離開。

也想過要不要換家診所，但治療就像漫長的穿針縫線，一換，怕又從頭來過。家鄉婦科診所不多，至少相對其他家，這裡在小病小痛這事上，生意是最好的，只能抱石投江般跳下去。

症狀斷斷續續，傍晚我們坐在沙發上挑菜，母親攤開過期的舊報紙，上頭堆疊從阿嬤家帶回，還帶著泥土的菜葉。手拈起一根，右手食指與大拇指熟練地扣住根莖，輕輕掰，把壞掉的根拔出來，一條條深色、乾硬纖維掐斷。我看著她同步進行。

她把黑掉的根甩進垃圾桶，翠綠的放入盆子。動作俐落，沒多餘停留便把枝葉挑好，把不潔、臭爛的都剪掉。

我扭扭屁股，癢隨著纖維掐斷的清脆聲，漸漸擴張，更熱、更刺的感受跑上來，我嘗試通過摩擦降低不適。母親忽然站起，我手上的莖葉還沒挑完，「妳看，因為妳都跟妳男友壞壞呀」她把壞壞兩個字摔得好用力，空氣散發一股涼涼、有點銳利，像剛修剪過的草坪氣味。

她起身快步走去廚房，客廳剩下報紙被電風扇吹起的啪啪聲。我盯著那頭缺水的頭髮，她常說女孩子的第一次很重要，我沒再說話坐在原地。

晚餐時，大家不發一語，我咀嚼著煮得太鹹的青菜，吞得大口，再一口氣嚥進食道。

鹹味在舌頭停留很久。母親的話沒再出現，我用力回想並反覆確認濕黏是否是最近才開始的事。隔天醒來喬了內褲幾次，每當症狀鄰近夜晚，細小、乾硬的菌就會在暗處增生集結。從頭來過的感覺讓日子沒有頭。

癢又不能撓得太為所欲為，在沙發上換了幾次姿勢，病不但往

身體裡鑽，還像咪咪的倒刺舌頭，往心裡刷。

菌叢開始在黏膜皺褶間集結、搬運，到了晚上，附近畜牧場的豬隻排泄味，總穿過紗窗飄進房。關上窗戶拉起窗簾，母親房裡的燈早熄了，我走進浴室，蓬蓬頭沖水柱嘩啦啦衝向私處，繚繞蒸氣中，想起自己第一次學會洗妹妹是保母把帶我進浴室，拿出鴛鴦印花浴盆，盛八分滿的熱水，叫我蹲低清洗下面，搓呀搓，屁屁和妹妹好燙好燙。

我把手洗乾淨走出浴室躺下來，手指在大腿根部摳弄，每下抓撓都帶動皮肉牽扯，痛感裡藏著溫熱又舒服的餘溫，周圍物體像在旋轉，我的身體正一點一點地鬆開來，皮膚沒擦乾的水珠滴在床單。

唰，撕開鋁箔包裝。細小的菌在身體裡慢慢靠近，我沒打算慢下來，算準時機，把藥劑快速塞入陰道。

煮飯前母親把自己關在房內的時間越來越長，我甚至忘記什麼時候發現的。

放慢腳步下樓。臥室門縫通往深處，我的眼睛貼在透光的孔道偷窺，夕陽穿過紗窗，只見母親背對陽台，身體被柱子擋住一半，深深吸入一口，髮絲被光照得波光粼粼，側臉有些放鬆地注視遠方。我像小時候那樣，用掏尋寶物的手，無意識地在隔著睡褲的護墊輕輕抓撓。

我一直沒被發現，她把菸用力地在護欄上碾平。剛開始她會叫我不用倒臥室的垃圾，後來我看見她把菸蒂端出屋外，碗裡戳著幾根變形菸蒂。她推開大門腳步又快又大步地踩。

隔天母親像往常一樣早起。頂樓傳來晾衣服衣架鏘鏘掉落聲，我被吵醒後覺得很躁棉被掀起又蓋上。昨晚消化不良的事，連金屬聲一起刺耳起來。我們一起下樓後相互對坐，母親沒再提，也沒看我，我吃著她剛煮好的粥，視線被眼鏡上的霧氣擋住。

下午定期回診，內診椅下降，醫師離開內診室，他低頭謄寫，翻了翻病歷，聲音突然從緊閉的藕色嘴唇說出「誒，妳小時候有來看過診，妳記得嗎？」

診間很安靜，角落腳踏式垃圾桶裡，丟棄擦了分泌物的面紙與醫師剛脫下的乳膠手套，我看著病歷，水痕邊邊捲起來。

幼時房間同樣充斥著這種乾扁、發酵過的乳味。事物籠罩在稀薄的黑暗中，小時候我幾乎不喝母奶也不喝水。

早上只剩母親自己關在房裡，每四小時擠一次奶。濕熱屋子只剩剩乳器在噗噴噗噴。一輪又一輪，無人喝的母乳順著管子流進瓶子，再裝進密封袋，冷凍庫被囤積得滿滿。

早產出生的我，照顧起格外費神。當時母親剛滿三十歲。

診間門口，母親握著我的小手，手心滿是汗水，她倚著身後支撐，與父親合力將我抱在懷裡。用近乎哀求的眼神，在診間內詢問孩子發燒的原因。我的尿道口被裝上小袋子，外面用尿布厚厚包裹。

他們帶我到車上，引擎蓋餘熱散去，兩個大人與六個月大的孩子縮在矮窄的車裡，好幾個小時，半夜安靜。他們在診所外的停車場共同關心一件事，就是我的尿尿。

化驗結果出來，我被確診為尿道炎，母親一直問醫師是不是自己哪沒注意到，是不是指甲沒剪短、哪次擦拭力道不對、要怎麼樣小孩才願意喝奶。長大後這些事才從病例和往事中清晰出來。

空氣凝滯，我的大腿內側還留著剛剛鴨嘴鉗撐開的冰涼。醫師推了推眼鏡，我問他這個療程還要多久，他看起來像在思考著什麼，又什麼都沒說。

走出診間，母親坐在候診區低頭滑手機，光從外面流瀉進來，圈出她圓潤雙頰。她的嘴微微鬆動，西曬的光打在塑膠椅，她說自己年輕時其實也很常感染。

我沒多說。她捏了下我鼻子，細微菸草味隨空氣擴散。母親抽

菸的眼神，幾近卑微、偷來的愉悅佔據我大部分視線，原本皮膚上的冷感消失，被種奇異的灼熱取代。

發動車子，冷氣噴出冷風，母親轉動方向盤，手背青筋輕微浮起，她說等下要去買螞蟻藥。

轎車內，我們鄰座兩側，我感覺藥在慢慢融化。想起家裡的螞蟻，天氣熱時，牠們總會準備好爬出來，從牆、從縫隙、從有香甜味道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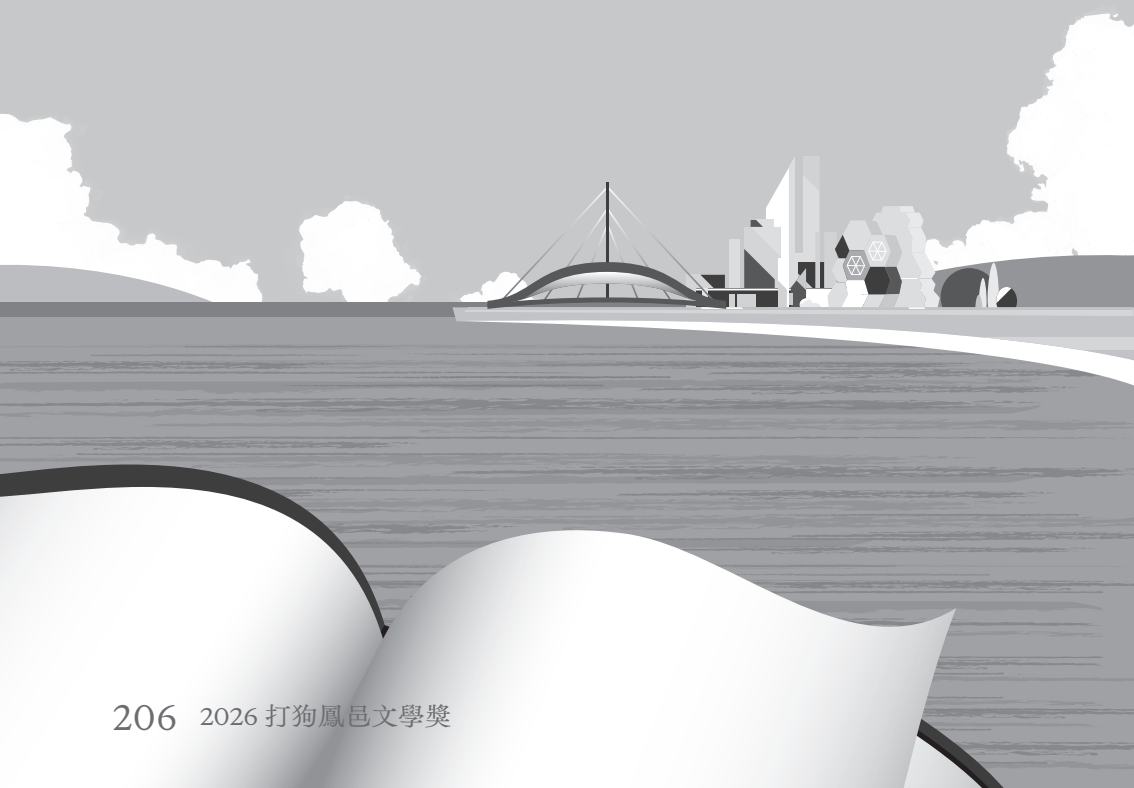
〈蟻患〉

評審評語 / 楊佳嫻

文學獎常見一種特定意象對應情感、首尾呼應、結構工整的散文，彷彿等待分析，令人望而生畏。本篇〈蟻患〉雖也同時並置蟻患與疾病的搔癢，但是參差錯落，較有彈性，同時呈現母親對於女兒身體與性事的態度、老醫生的觀照、小鎮的氣息等等，使得蟲患和私密處有恙互映的這一條線，交織穿梭於全文，和其他因素共同勾勒出敘事者頗感壓抑的生命。突感私密處搔癢時，可以挪動一下身體，換一下坐姿來降低感覺，然而生命裡的壓抑和摩擦，卻似乎無法輕易通過甚麼樣的騰挪來避開。

散文組
佳作

單聲道



得獎者

陳利強

〈單聲道〉



簡歷 ——

陳利強，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畢業，服務於國營事業十餘載，育有一個寶貝兒子。工作閒暇之餘愛好電影及音樂欣賞、佛學研討、各類閱讀及文字創作。

得獎感言 ——

這篇故事源自生命中一個重要的人。她因突發疾病失去單側聽覺，必須獨自面對傾斜失衡的世界。

陪伴她的日子裡，最讓我動容的是那份克制與溫柔。她不願讓身邊人擔憂，總是努力維持體面，背後承載之孤獨遠比想像中沉重。

文字能做的事情極其有限，無法逆轉現實，也無法撫平神經受損的遺憾。這篇作品僅是微小陪伴，紀錄一份隱藏在真空中的勇敢。承蒙評審青睞，讓這個故事被看見，這份榮譽無疑屬於她。



這是一場安靜的剝奪，沒有鮮血，沒有尖叫，甚至沒有引人注目的騷動。

到底從哪一個瞬間開始，世界的輪廓塌陷了一半。妳反覆拼湊，試著回憶，但記憶像被劣質磁鐵反覆刮擦過的錄音帶，只剩下沙沙的雜訊。有些失去醞釀已久，不像利刃切割那樣乾脆，而是像一滴墨汁落進整缸清水裡，等妳驟然發現時，水早已不再澄澈如昔。

那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春日早晨。妳的鬧鐘在七點整響起，是妳精挑細選的、不會過於驚擾神經的木吉他撥弦聲。妳起身，拉開窗簾，聽見樓下早餐店煎檯刮刀與鐵板碰撞的清脆鏗鏘，伴隨著老闆娘俐落翻炒鐵板麵的陣陣白煙；聽見遠處高架橋上，輪胎輾過減速標線的低沉悶響。妳走進浴室，扭開水龍頭，自來水嘩啦啦砸在白瓷水槽裡，妳一邊刷牙，一邊聽著電動牙刷在口腔裡震動的嗡嗡聲。接著妳手沖了一杯咖啡，熱水繞著濾紙畫圈，咖啡粉膨脹時釋放出極其微小的嘶嘶氣泡聲。妳把鑰匙與悠遊卡丟進帆布包裡，金屬與塑膠互相撞擊，發出令人安心的、代表著「準備就緒」的聲音。

一切都如此立體，如此理所當然。妳的雙耳像兩臺精密的雷達，完美地為妳建構出一個飽滿的全景世界。

直到妳走進捷運站，悠遊卡刷過閘門，「嗶」聲響起的那一刻。

沒有爆炸，沒有撞擊。只是右耳深處突然傳來一聲極其微小的「啞」，就像小時候在游泳池潛水，水壓迫使耳膜內陷的那種沉悶感。緊接著，周遭的聲浪——人群在磁磚地上的腳步聲、手扶梯的廣播提示音、列車進站時軌道摩擦的呼嘯——像被一隻看不見的巨手瞬間抽乾。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尖銳、高頻、如同老舊映像管電視機故障時發出的長鳴。

嗶——。

妳停下腳步，偏了偏頭，以為只是短暫的耳鳴。妳用小指挖了挖耳道，又捏住鼻子用力嚥了一口口水，試圖平衡耳壓。沒有用。那道高頻的警報聲死死地釘在妳的右半邊腦海裡，而原本應該從右

邊傳來的、這個世界的聲音，徹底消失了。

妳的世界，被強行切換成了單聲道。

急診室的氣味總是混雜著酒精、優碘與某種無以名狀的焦慮。護理師快速地敲擊鍵盤，問診的醫師用手電筒照了照妳的耳道，說看起來沒有發炎沒有阻塞，接著妳被安排進了耳鼻喉科的聽力檢查室。

那是一個大約只有一坪大的隔音艙，厚重的金屬門關上後，妳彷彿被整個宇宙放逐。隔音艙裡安靜得可怕，妳甚至能聽見自己血液在血管裡奔流的搏動聲，以及右耳那揮之不去的、囂張的高頻尖嘯。

聽力師在玻璃窗外看著妳，戴著耳機，手裡拿著麥克風。「聽到聲音，就按下手裡的按鈕。」她的聲音透過耳機傳來，乾燥且缺乏起伏。

左耳的測試很順利，高音、低音，妳靈敏地按下按鈕，像個好學生在完成隨堂測驗。然後，切換到右耳。

玻璃窗外的聽力師看著螢幕，手指按著儀器。妳緊緊握著手裡的按鈕，屏住呼吸，全神貫注地在右耳那片尖銳的噪音海中，打撈任何一絲屬於外界的訊號。

沒有。什麼都沒有。

聽力師抬起頭，隔著玻璃看了妳一眼，眼神裡有一種見怪不怪的悲憫。她對著麥克風說：「如果有聽到很微弱的聲音，也要按喔。」

妳的掌心出了汗。妳多想按下那個按鈕，多想證明自己還是完整的。妳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夠專心，是不是那尖銳的耳鳴掩蓋了測試音。但妳不能作弊，欺騙儀器沒有任何意義。在接下來漫長的三分鐘裡，妳的右手拇指懸在按鈕上，一次也沒有按下去。

「突發性感覺神經性聽力喪失，俗稱耳中風。」主治醫師看著那張右半邊折線像停止跳動的心電圖般平躺在谷底的聽力圖，語氣平

淡地宣判。他向妳解釋毛細胞的死亡、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自體免疫的攻擊，或者，不明原因。

「不明原因」這四個字如此輕巧，卻重重地砸在妳的脊椎上。沒有人做錯什麼，沒有外力介入，妳的身體就這樣毫無預警地背叛了妳，關掉了妳一半的聽覺。

「我們有黃金七十二小時。接下來每天都要打高劑量的類固醇，加上高壓氧治療，」醫師在處方箋上飛快地簽名，「能救回多少算多少，但妳要有心理準備，神經受損是不可逆的。三分之一的人能痊癒，三分之一的人能恢復部分，剩下的三分之一，就是現在這樣。」

妳點點頭，臉上浮現出一抹給醫療系統添了麻煩的、微弱的苦笑。

接下來的日子，妳成了高壓氧艙的常客。那是一個巨大的、像潛水艇般的金屬圓筒。妳穿著純棉的病人服，和剛做完皮瓣移植的車禍傷患、糖尿病導致足部組織壞死的老伯伯，擠在這個密閉的空間裡。

艙門關上，氣壓開始逐漸升高，空氣變得黏稠且悶熱。護理師透過廣播提醒大家要不斷吞嚥口水以平衡耳壓。妳坐在透明的壓克力罩裡，看著氧氣面罩上的霧氣隨著呼吸一聚一散。

在那兩個小時的純氧深潛裡，妳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檢視自己的殘缺。

妳的右耳並不痛，它完好無損地長在妳的頭顱上，耳廓的弧度依舊優美，甚至還掛著妳最喜歡的那副純銀小圈耳環。但它已經成了一個精美的裝飾品，一個死去的器官。那種失去是無形的，它不像斷掉的手指或殘缺的肢體那樣具象，能夠輕易喚起他人的同情。妳看起來就和受傷前一模一樣。

但只有妳自己知道，世界變了。

妳失去了聲音的「方向感」。當有人在背後叫妳的名字時，妳不再能直覺地轉向發聲的源頭，妳像一頭受驚的鹿，只能茫然地原地轉動三百六十度，直到目光捕捉到那個呼喚妳的人；走在騎樓或過馬路時，妳無法判斷機車是從左邊還是右邊竄出，妳必須神經質地不斷左右張望，將聽覺的責任強行轉嫁給視覺；在吵雜的熱炒店或咖啡館裡，所有的聲音——冰塊撞擊玻璃杯、咀嚼、笑聲、背景音樂——全部擠進妳僅存的左耳，攪和成一團無法解析的泥濘。妳看著坐在妳右側的朋友嘴脣開合，卻只能聽見一堆毫無意義的母音與子音的碎片。

朋友來探望妳，帶來了滴雞精、高單位B群，以及滿滿的安慰。

「哎呀，往好處想，至少妳左耳還聽得見啊！而且那些討厭的噪音減少了一半。」有人試圖用輕鬆的語氣化解凝重的氣氛。

「貝多芬最後也全聾了，他還是寫出了第九號交響曲呢！」有人試圖用偉人的故事來激勵妳。

「我之前確診新冠肺炎的時候，也失去味覺一個月，我懂那種感覺，真的很痛苦，但後來就好了！」有人試圖用自身的經驗來同理妳的感受。

妳懂，妳真的懂他們極力想表達的善意與安慰。但痛苦從來就不是可以等量齊觀的籌碼。暫時的味覺喪失與神經細胞的永久死亡不同；還有一隻好耳朵，並不能彌補大腦失去立體聲平衡後所產生的強烈暈眩，以及被世界隔離的孤獨感。妳無法向他們解釋，那種永遠有一半的世界陷在深海裡，而另一半的世界卻過度喧囂的撕裂感。

於是妳學會了微笑。妳點頭，說「對啊，還好還有左耳」、「醫生說有機會恢復啦，謝謝你們」。妳把那些關於恐懼、關於那揮之不去的高頻耳鳴、關於半夜醒來發現右邊死寂一片時的崩潰，全部摺疊起來，妥貼地藏進了那隻再也聽不見的耳朵裡。

因為妳發現，社會喜歡勵志的故事，喜歡堅強的倖存者，人們

無法長時間承接他人無解的、深不見底的失落。展示殘缺太久，會耗盡別人的耐心。

一個月後，最後一次的聽力檢測。

隔音艙，按鈕，令人窒息的安靜，以及右耳裡依舊囂張的、嘲弄般的尖嘯聲。

結果出來了。聽力圖上的折線，死寂地平貼在圖表最底部的橫軸上。高壓氧、類固醇、血管擴張劑、針灸，所有的努力都宣告無效。

妳成了那不幸的三分之一。

醫生看著妳，眼神裡有一絲遺憾，但他很快就切換回專業的理智：「看起來神經已經定型了。未來妳要好好保護左耳，不要戴耳機，不要去太吵的地方。如果覺得右耳的耳鳴很干擾，可以開一些輕微的鎮靜劑幫助睡眠。」

沒有如果了。按鈕按不下去，時光機也不會倒轉。

妳走出醫院，秋天的風已經帶著一點涼意。馬路上的車流依然喧囂，但妳的世界永遠安靜了一半。

妳開始了一種全新的、單聲道的生活。妳習慣在走路時讓朋友走在妳的左側；在開會時，妳會早早進會議室，精準地挑選最右側靠牆的座位，讓妳僅存的好耳朵朝向人群；當別人在妳右邊說了一長串話，而妳根本沒聽清時，妳學會了不經意地撥弄頭髮，露出一個溫和而萬能的微笑，點點頭。

妳隱藏得極好，好到幾乎沒有人會發現妳的秘密。

後來，有位不知情的朋友送了妳一副最新款的、標榜著極致降噪效果與立體環繞音訊的高階藍牙耳機，作為妳升遷的禮物。朋友興奮地描述著那副耳機的音質有多麼震撼，音場有多麼開闊。

妳接過那沉甸甸的、包裝精美的盒子，嘴角揚起一抹真心誠意的、燦爛的笑容。妳說：「太棒了，我剛好需要一副好的耳機來聽Podcast。」

妳沒有告訴她，對妳而言，這世界上最頂級的立體聲耳機，和路邊攤一百元有找的單耳耳麥，聽起來已經沒有任何分別。在妳的世界裡，左邊是人間猖狂的喧譁，右邊，是永恆的、帶著高頻雜訊的真空。

而妳，就站在這條楚河漢界的正中央，繼續安靜地，過著妳尋常而殘缺的一生。

〈單聲道〉

評審評語 / 黃信恩

突發性感覺神經性聽力喪失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在臨床上並不算少見。但將它作為寫作題材，就不常見了。特別是發病後，若無法復原、且聽損嚴重，這種「單側聽損」世界，會是怎樣的人生呢？

〈單聲道〉這篇散文處理了這個題材，算是一篇平穩且細膩的疾病書寫，作者從發病、就醫、治療，到後來生活感受，沒有太多自憐情緒，就是學習接受，學習共存。這外觀上完全看不出來的疾病，若另耳正常，在臺灣現行身心障礙鑑定上，通常是無法通過的。生活照樣過，但那耳鳴、那混淆的方向感、那聽不見的頻率與分貝，只有罹病者自己最清楚。

聽力終究是失去了。但藉此文，讀者更能識出單側聽損的生命輪廓，也算是用敘事，讓這群患者被理解了。

散文組總評

凌性傑

二〇二六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工作，由劉克襄老師、陳義芝老師、楊佳嫻老師、黃信恩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推舉劉克襄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

AI 時代來臨，匿名參賽的文學獎受到劇烈衝擊。當虛擬歌手唱得比真人好聽、AI 生成的詩文比真人寫得好的時候，我感到極度虛無且憂傷。評審過程若是還要費心力去猜疑，揣測作品是否為活生生的人類獨力完成，這樣的情境令我覺得喪氣。幸好本年度的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參賽作品，讓我大部分時間都在享受閱讀的樂趣，不用去想那些旁門左道的問題。

2026 年 4 月推出的戲劇作品《愛情沒有神話》，劇中極力鋪陳網路文學創作市場，劇情推展到了尾聲，這個龐大的商業體系結構產生變化，真人與 AI 共同創作的作品開始進入市場，對真人小說家產生威脅……。這部戲改編自亦舒的小說，劇情安排比我想像的更加前衛，在現實利益考量之下，名聲與財富的枷鎖之下，文學也確實沒有神話。文學獎的光環與獎金，有正向積極的鼓勵作用，但也可能是創作者的魔戒。

決審會議前，五位委員各自圈選五篇作品，結果共有 21 件作品進入決選：得 2 票有 4 篇（〈靜脈校準〉、〈抓龍筋〉、〈養肉〉、〈九十度的地平線〉），其他為得 1 票的作品 17 篇。從海量初選一路看到

決選作品，這些匿名參賽者用自己的敘述手法，把各自的心事說出來。有人在意國際局勢、社會的公理正義，有人從職場裡察覺到謀生之艱難，最大宗的還是日常生活、糾結難解的家庭關係。總體看來，寫生老病死不快樂的心事，遠多於樂觀幽默的正能量發揮。我真希望，文學多少還是要有一點療癒自我、鼓舞他人的作用。

沒有進入決審，但我印象深刻的有幾篇：〈樂捐一個屋頂〉讀來最是誠懇善良，文中的集體互助與宗教情懷，散發出溫暖的氣質。〈破戒〉寫親子關係與性別認同，非常精準且動人。〈我仍在等待天亮〉談切身的學術倫理事件，幾乎字字血淚，控訴體制暴力與人性醜惡。

打狗鳳邑文學獎特殊之處，是對全世界開放，歡迎全世界的創作者來投稿。高雄作為面向海洋的城市，有大氣魄、有大格局，文學的關懷也理當如此。我在這個年度的作品裡讀到細膩的高雄地景、在地風土民情，也讀到了來自世界不同角落的眾生面貌。生而為人，不分性別、族群、身份、年齡……，我們可以透過文學深度溝通，理解彼此的宿命，看見彼此的尊貴與脆弱，這不就是文學最好的功能嗎？

仔細品味入圍的 21 件作品，其中的概念與情感讓我深深被觸動。〈蟻患〉關注女性身體，以婦科疾病鋪衍出女性的存在狀態，構思相當精采。〈齒痕記〉探究在地歷史文化軌跡，〈背面〉談東臺灣的觀光與族群狀態，都能以敏銳的思考引領讀者看見問題所在。〈現實中的 0 和 1〉、〈偏離常軌的算式〉將科技發展、理性思維帶入散文創作，由程式運算、資料處理這些學科專業剖析人性與社會，結構佈局都有獨到之處。〈光榮以前，海有圍牆〉、〈貝塚裡的晚餐〉、〈平交道迷走〉皆映現高雄在地屬性，凸顯歷史與空間的變遷。〈三千二百一十五公尺〉對照醫療現場與高山景觀，語調相當迷人。〈生活會一直換順序〉透過居家空間的書寫，扣接人生的重新分配，

提出自我安頓的方式，平實中有深刻。我尤其偏愛的是〈過往得以安放的所在〉，文中以出身越南的母親帶自己返鄉為軸線，敘寫越南那邊既親近又陌生的血緣關係，敏感碰觸臺越文化的差異，以及想要理解彼此的心理。我很樂見，越南配偶的下一代，可以這樣有自信地為自己發出聲音。〈抓龍筋〉題材特別，剪裁與調度能力精湛。去泰國按摩學校學習抓龍筋這門技術，照應到的是男性對私密部位的再認識，從而啟動男性的身體自覺。〈九十度的地平線〉寫鞠躬哈腰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心聲，敘述方式乾淨俐落而有味道。此文能自我解嘲，能發揮高級幽默，使笑中有淚、淚中有笑，更顯得張力十足。

謝謝所有的參賽作品，願意交託真心，將心事說出來。如果文學可以有神話，我祈願這個神話故事裡，每一個人都誠信善良，遇見他人的苦難都能夠溫柔以待。

散文組 決審會議

時間 115 年 8 月 31 日（一）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3F）
評審 凌性傑、陳義芝、黃信恩、楊佳嫻、劉克襄（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王惠玲、翁湘婷、江偉秀
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劉伯姬、洪子晴、紀承勳、陳淑燕
紀錄 陳淑燕

評審委員們一致推選劉克襄委員擔任本次決審會議召集人。召集人先請各位委員針對本屆參賽作品發表整體意見。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黃信恩：這次的收件量非常龐大，一下子要看三百多篇，每篇都有三、四千字，長度相當長。不過整體來說題材滿多元的，也很高興看到許多寫到高雄風土民情的篇章，像是鳳鼻頭、湖內，還有沒入圍但寫到高雄杉林的「桂枝哇」，讓我這個高雄人發現，原來還有好多地方自己都沒去過。這次是我第四次評打狗鳳邑文學獎，每一次評下來，我覺得今年的感覺還是有點不一樣。首先是初審時就發現了滿多跟日本有關的內容，包括旅遊、打工經驗，能感覺到去日本，好像已經變成臺灣人日常的一部分。再來就是 AI 科技出現在這批入圍作品裡，有利用 AI 去模擬情緒對話的文章，就跟 COVID-19 期間很多人寫隔離與防疫的文章一樣，或多或少反映了當代的社會風景。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評審也不可能什麼都涉獵，我在評選時也就花

了很多時間去找資料，去補足某些領域認知的不足，同時也確認內容的合理性與可靠性。另外，因為文章很長，所以我會希望在閱讀時能看到一種推進感，就像長跑一樣，一步一步帶領我看到不同的風景與思考深度，也有發現有些文章到了後面會像在原地打轉，重複之前講過的東西，這就很考驗作者如何分配題材與想法，如果都只停留在同一個點，讀到後來就會覺得有點疲倦或枯燥。

凌性傑：打狗鳳邑文學獎很特別，它是面向全世界的，在這樣資格完全開放的徵件條件下，我看到了很多自由創作的空間，以及開放多元的題材，表現手法也很特殊。除了高雄在地感之外，我其實把更多的關注放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的生活痕跡上，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族群的人，寫出了不同的族群特色與生活氣味。這批作品裡關於生老病死的痛苦題材還是占了比較大宗，但在散文這個文類裡，把心事講出來，其實是最動人的地方，我很感謝這個文學獎可以讓大家聆聽彼此的心事。在沒入選的幾篇裡面，我想特別提一下，我很喜歡一篇叫做〈樂捐一個屋頂〉的作品，它呈現了善良、溫暖與集體的互助，甚至帶有一些宗教情懷；另外還有一篇叫做〈破戒〉，藉由一枚戒指來講親子關係與性別認同，也寫得很精采；而〈我仍在等待天亮〉這篇應該是真人實事，從學術倫理案裡去控訴人性的醜惡，字字血淚，讀起來讓人感覺心酸，很想幫他找到一個出口。因為能選的只有五篇，所以我稍微分配了不同的題材，這些都是我很欣賞的，包括男性身體的自覺、職場生活的艱辛、高山登山經驗、居家空間的安頓，以及越南籍配偶下一代回到母親故鄉的生活經驗。

陳義芝：這一次審閱的作品，數量極其驚人，參賽作品的類型也很多樣，從抒情、敘事到報導性質都有。雖然評選過程耗費很多心力，但從中看到了豐富的人生現實意義，讓人非常感動。我個人在閱讀這三百多篇時，會傾向捨棄過於瑣碎缺乏共鳴感的個人敘事。

在寫法上，如果它的寫作流於單線說明，而不是描繪，我也不會選；刻意的文藝腔也不好，文章一定要自然。另外我反對形式上的瑣碎，例如一行就分一段，在我看來文氣不連貫。文學講究內涵、形式，形式上不夠完整的話當然會影響美感。這一次也有一些冒險的或者特殊經驗的題材，總之，我最後選的還是回到讀文學作品會受感動的，也就是有情感的深度，有成長的疼痛、希望與失望，或者有愛的體會，有人生的思考。譬如我選了一篇〈現實中的 0 和 1〉，它寫 AI 時代的狀態，觸及到完美跟不完美、真實跟虛幻的思考，很有價值。我看了一下 21 篇入圍名單，也不覺得兩票就一定比一票好，開會時每個人如果能夠斟酌別人的角度、適時做出取捨，應該能夠更加快速地凝聚共識。

劉克襄：由於是地方縣市的文學獎，翻讀參賽作品時，我很期待看到以高雄為核心的書寫。從投遞稿件的書寫內容，顯然不少投稿者也會針對相關議題去創作。因而當我看到一處偏遠的小地方或小巷小弄被看見時，心裡總是先揚起小小快樂的共鳴。這一次書寫，跟美濃相關的散文也有一些，讓人眼睛一亮。還有這一次的投稿，面向非常廣，世界各地都有。尤其是日本，旅居的經驗相當頻繁，多到好像臺灣隔壁就有一個「日本市」「日本縣」一樣。此外，跟寵物相關的題材，明顯的也有增多的趨勢。最後，我覺得三百多篇作品整體呈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行文上，像以往常見刻意雕琢的，明顯減少許多。這是好事，過去有些作品的文字太過於精準、修飾過度，讓人懷疑作者只是為了得獎而創作。現在的參賽者，會避開這種刻意而為，轉而更悉心地娓娓講述一件事情，展現從容舒緩的質地。

楊佳嫻：可能是評過很多次打狗鳳邑文學獎，這個數量我還算習慣。每一年大家也都會覺得稿件很多，但作為少數能讓我們讀到幾乎是投稿作品全貌的文學獎，它有一些好處，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篩

選，若是分複審、決審，各階段評審的想法不見得會和自己一樣；相對的，這種基數很大的情況，要有重疊就非常困難，不過這次 21 篇的重疊還算可以。有些作品寫到一些高雄的小地方，我確實也有特別注意，像這次有寫到寧靖王墓的，這也讓我思考，我以為自己對高雄很熟，其實還是有很多地方是相當不熟悉的，所以在這次的評選裡我還學習到不少，我也有感覺到世界各地的生活痕跡，不斷藉著這個文學獎湧入。有些作品它的分段看起來很破碎，分段破碎不一定就是不好的，譬如〈靜脈校準〉，它就是分段很破碎的作品，我覺得它還滿有一種鏡頭快速切換的感覺。不管它是哪一種分段方式，重點是它做出來是不是真的有那樣的效果。另外，現在大家寫自己的身體經驗或者是疾病經驗，我也覺得跟過去還滿不一樣的，那種深入的程度、不刻意去避開瑣碎與污穢的寫法，過去我們可能會覺得不方便拿出來到檯面上，但這次有人相當仔細地去描寫它，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震撼。最後我想呼應一下性傑講的，這次也讀到了不少人把內心的不平、很深刻的悲哀跟憤怒寫出來。

複審投票

本屆計收到 338 件有效作品，綜合五位評審意見，計 21 件進入決審，如下表列：

	作品名稱	票選情形					票數合計
		凌性傑	陳義芝	黃信恩	楊佳嫻	劉克襄	
1	靜脈校準			1	1		2
2	抓龍筋	1		1			
3	養肉				1	1	
4	九十度的地平線	1		1			
5	蟻患				1		1
6	一針一線縫補出的奇蹟		1				
7	現實中的 0 和 1		1				
8	齒痕記：墓園的光合裂縫				1		

	作品名稱	票選情形					票數 合計
		凌性傑	陳義芝	黃信恩	楊佳嫻	劉克襄	
9	以下簡稱 A 女		1				1
10	三千二百一十五公尺	1					
11	背面				1		
12	拔毛的金剛鸚鵡					1	
13	生活會一直換順序	1					
14	光榮以前，海有圍牆					1	
15	偏離常軌的算式：一名分析師的城市畸零地考察		1				
16	貝塚裡的晚餐					1	
17	我的預知紀事		1				
18	單聲道			1			
19	瓊瑤羅曼死			1			
20	平交道迷走					1	
21	過往得以安放的所在	1					

劉克襄：我們現在第一輪名單總共有 21 篇作品，其中兩票的有 4 篇，一票的有 17 篇。為了節省時間，原則上我們就請主投的評審先發言、為它爭取支持，如果除了主投的，沒有其他人有意見，我們就直接往下一篇討論。

評審一致表示同意，隨即針對 21 篇入圍作品展開逐篇討論，先從一票的開始。

作品討論

〈蟻患〉

楊佳嫻：這篇是我投的，它講的是女性的生理疾病，我想可能是有關私密處念珠菌感染之類的事情。很少看到有人把這個東西當作散

文的題材。寫得很好，把念珠菌帶來的那種私密處搔癢感，跟生活環境裡出現螞蟻的這種搔癢感並置。裡面的敘事者似乎住得比較鄉鎮一些，我感覺她的生命原先似乎是被壓抑在一個小地方，因為她每天好像就是很無奈地跟媽媽對坐，生活就困守在那個小小的世界裡面。她那始終沒有辦法被治癒的身體，悶在布料的深處，這種無奈與搔癢不斷伴隨她。她沒有辦法徹底解決身體的毛病，就像她沒有辦法徹底解決家裡的蟻患，乃至於她沒有辦法解決她困守在這個小鎮的生命情境。三重壓力感並置，困守在回憶與現實之間，寫得讓人感同身受，非常打動我，我想請大家可以多多留意這一篇。

劉克襄：這篇我可以支持。

【劉克襄附議】

〈一針一線縫補出的奇蹟〉

陳義芝：這篇沒有華麗的修辭，也沒有繁複的文學技法，著重呈現的是人生真實的課題。這個世界有些人的生活真的很苦，作者寫的非常有現實意義。我自己還是會把這一種敘事報導的篇章當作散文，因為它不是旁觀的新聞報導，它有主觀投入的感受。作者寫到了很多人的處境，他們沒有我們的條件，他們不是懶惰，但是他們就是有無法去做的難處。特別是女性，包括上廁所，或是缺乏衛生棉這些具體的困境。而且也不是沒有文學筆法，作者描寫那些艱苦地方的小孩，她們背負著的是一條河。這一條河既是具體的河谷，也代表她們生命的處境。

〈現實中的 0 和 1〉

陳義芝：AI 帶給我們很多完美的想像，因為它用大數據、用千萬個人的腦袋來滿足你一個人，用千萬個設計來彌補單一的設計。我想這篇作品的作者應該是一個資料分析師，他提出了一個新時代的案

例。這個案例裡面講到兩個情人：一個是真實的、有物質肉體的情人，叫曉晨；另一個是網路的數位情人，或者叫 AI 情人，叫 Lyra。這個數位情人完全不會牴觸你，會根據你的需求盡量去滿足你，但她也因此不具備人性的特質。人性一定有情緒缺陷與心理糾葛。作者設計這兩個情人形成一種對照，這會引人去思考，在未來的時代，很多事物你都要面臨選擇。如果你完全被 AI 馴服同化了，有一天你會完全沒辦法接受人性的真實反映。我覺得它對數位時代這個題材的處理滿特別的。到最後，他面臨要不要把這個完美的數位情人格式化的選擇，如果格式化了，虛假的完美就會消散，他就會回到一個有痛苦、有衝突的真實世界，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雖然如各位所說它的題目可能不夠吸引人，但仔細讀下去會覺得滿有意思的。

〈齒痕記：墓園的光合裂縫〉

楊佳嫻：這篇是以寧靖王墓作為背景之一，我滿喜歡這個題材。它在講人是活在歷史裡的，你的周圍到處都是歷史的碎片，你以為自己是個小人物，但其實你從小到大的生活，都在有意無意之間介入了歷史的形成。它透過寧靖王墓的一些細節，去追溯歷史事件跟考古的材料。我主要喜歡它在裡面提出來的個人領悟。譬如第七頁的地方：「我想起 2002 年登革熱大流行時，阿公用殺蟲劑在我搖籃周圍畫出的結界，那些毒霧凝結在蚊帳上的晶體」，「晶體」是他對這個世界最初的視覺。但我覺得這篇寫得有點混亂，像第八頁的後三分之一：「我聽見歷史在顫動。」其實它想要寫的核心很好，但整篇文章的材料過度瑣碎，讀起來會覺得它的優點跟缺點都很明顯，所以我最後應該會放棄這篇。

〈以下簡稱 A 女〉

陳義芝：我從現實意義來考慮，它在一般的報導討論裡面觸及了性

侵或司法審判這個面向，完整地把整個經歷在情境當中表達出來。因為它有個人的經驗、有實際的情境，是一個自己的實例，所以比較能夠引人同情。我想照文章所顯示的，作者自己可能是學法律的，或者就是一位法官，當然這只是從文章來看。如果一定要挑剔它的話，就是敘事筆路稍嫌單薄了一點。

〈三千二百一十五公尺〉

凌性傑：這篇是我選的，我之所以會選它是它的材料特別，它結合了醫療現場跟高山現場，在銜接這兩個現場的時候寫得比較流暢，單純是因為材料特別所以才選它，所以這篇我可以放棄。

〈背面〉

楊佳嫻：這篇我也是想請大家可以再看一看，它涉及原住民的當代處境，但作者不是原住民，是一個漢人，不過他有長期跟原住民接觸的經驗。作者在寫原住民的處境時，涉及到文化傳承的落空，但沒有變成很刻板的控訴。作者的思考很有意思，從「後山」這個詞開始，去講為什麼總是要被說成「背面」，這個詞彙到底意味著什麼。文章主要是以原住民溯溪教練帶平地人觀光的過程來寫，平地人自以為認得出來、區分得出來原住民，其實裡面充滿了刻板印象。作者用比較淡然的態度在描寫這些東西，並沒有很急切地立刻切入去做評論，算是滿信賴讀者。而且寫到了每個原住民教練都在兼差，而主角自己也說，在他的家鄉做自己想做的事，外面的事情才是兼差，這種對比很有意思。結尾阿美族的豐年祭，孩子在打遊戲不想下去跳舞，「孩子說，明天。」又扣回了「背面」的特質，我很喜歡這種看似清淡但其實諷刺性滿高的書寫。

陳義芝：這篇我本來也想選，作者用非常自然的口吻去呈現我們未必知道的處境，暗含批判，而且像第五頁最後一堆地名寫下來，竟

非常的輕快流利，確實滿有意思，我可以支持。

【陳義芝附議】

〈拔毛的金剛鸚鵡〉

劉克襄：我自己過往有目睹飼養鸚鵡的經驗，因而約略知道鸚鵡拔毛，通常是因為居處不良，患有類似「憂鬱症」的病情。文本描述主角跟鸚鵡相處，每天讓牠聽《金剛經》，為牠念經、度化，展開有趣的互動過程。裡面有一些很嚴肅卻相對幽默的部分，讓人莞爾。後來鸚鵡在房間裡受不了，開始拔自己的毛、自殘，一如我親身的體驗。這是個簡單的故事，但它文字俐落、乾淨，是篇水準不錯的散文。

〈生活會一直換順序〉

凌性傑：這是一篇談女性身體，以及女性和居家空間分配的書寫。作者用生活置換順序來講空間的安頓與配置。結尾寫到「可是生活不是單純被擠壓。只是排序變了」，我很喜歡文中那種很清淡簡約的說明方式，在談從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到成家有小孩的時候，女性的身體感跟空間感，在不同時間變化與身分置換時的不一樣，這是我比較沒有辦法體會，但是可以被感動的作品，請大家可以多看它一眼。

楊佳嫻：這篇我可以附議。

【楊佳嫻附議】

〈光榮以前，海有圍牆〉

劉克襄：以前的高雄港有圍牆，一般人很難窺見港口裡面。文本寫的是一個年輕人在國中時經過港口，因為看不到裡面，卻有一種想要去了解那種神祕地方的企圖。那是一般少年都有的都市探險。故事很淺白，洋溢著平凡生活的調性。但有一天，在窺看港口時，書

包丟失在港口附近，造成一個笑話。內文也在後半提到，港口為什麼叫光榮碼頭。以前很多去金門當兵的人，大概都是從這邊上下船。他把軍隊的調度、常民生活的事連結在一起，活潑地勾勒出1980年代、1990年代的高雄風華記憶。不過這篇有一小缺點，分行分得太多，讀起來有點奇怪。

〈偏離常軌的算式：一名分析師的城市畸零地考察〉

陳義芝：這篇的題目或許不夠吸睛，但我會選它是它的題材吸引了我，敘事者運用一雙不一樣的眼睛，透過大數據去看到夜晚這座城市裡我們白天看不到的移動和變化。它給了我們另外一個視野。不過在拿到21篇的複選名單後，相較之下，我沒把這篇擺進最後的選擇。

〈貝塚裡的晚餐〉

劉克襄：鳳鼻頭緊鄰著工業區，四周又有不少墓地，是一個居住環境貧瘠，生活不易的地方。作者用淺顯白話的文字，描寫父親在工廠工作，母親處理生活的日常狀況。主要以小時候去海邊挖文蛤，把文蛤帶回家處理的過程，跟鳳鼻頭遺址裡的貝殼化石做一個呼應。生活環境有一種苦，透過文蛤的處理，寫得很茫然、很無奈。那樣的高雄位置，可能是大部分高雄人都不會去居住的地點，甚而甚少前往。但經由作者的鋪陳，反而讓人想去了解現況。文字平實，但寫得很細膩，營造出相當的渲染力，很值得支持。

楊佳嫻：這篇我也滿喜歡的，我可以附議。

【楊佳嫻附議】

〈我的預知紀事〉

陳義芝：這篇可以用精神分析學來評論，它有題材的現實性。大家如果記得的話，看了會聯想到當年的諧星倪敏然，他最終是在宜蘭

頭城山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篇特別的地方在於，不是單純回顧倪敏然事件，而是寫主角自己是一個患有憂鬱症與幻想症的人，他內心的狀況如何跟現實世界攪和在一起。開頭就寫到，「我總感覺身上依附著一團黑影」，他像偵探一樣去關心另一個人的死亡，而關心這個人的過程又觸及了他自己的內在意識。他到了那個地方，心裡的想像與現實交織，呈現了兩條敘事線：一條是他所認知到的這位諧星的生命軌跡，另一條是他設想自己如果真正去走一遍，他會怎麼走。在虛實之間，內心與外景，人生的戲要怎麼演——他走到土地公廟與幻想的意識交會。即使是寫幻想症，作者仍然寫得非常清晰，虛實拿捏得滿準確的，結尾留下了餘味，技巧很高。

凌性傑：這篇我本來有選，我覺得在這個科學理性大行其道的社會裡，文學能包含這些非理性的幽微是非常好的。作者在「求生」與「找死」之間，把心路歷程寫得非常準確。特別是他用了一個被遺忘的材料，刻意不寫出「倪敏然」這個名字，而是藉由一個故事的交代，去對照自己的人生經驗。他們好像搭上了同一趟火車、走同樣一條路，但敘述者最後沒有選擇走上同一條死路。這篇文章很迷人的地方，是它也寫到了一個便當。焦桐在〈論便當〉裡提到，倪敏然在最後的日子裡，吃的是難吃的便當。這篇文章的第二頁也寫到了便當，形象滿準確的。到了結尾，作者寫主角怎麼從求生跟找死之間找到一條活路，我覺得寫得很好。

【凌性傑附議】

劉克襄：四五年前，好像在某一個文學獎裡讀過，一直有評審青睞。我也覺得寫得還不錯。

〈單聲道〉

黃信恩：這篇主要是在寫突發性聽力喪失，作者寫得非常的細緻，

從發病過程、檢查，以及這個疾病對日後生活的影響與調適。文字滿好的，第一段在講突發性聽力喪失時，用「這是一場安靜的剝奪，沒有鮮血，沒有尖叫」，因為他還有另一個耳朵可以聽，外觀上看起來就像正常人一樣，並不會有人意識到他只有單耳的聽覺。他剛開始只是覺得耳朵悶悶的、像被塞住一樣，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聽力已喪失了。而往後人生就此靠單耳來收聽，那是怎樣的一種失落？作者厲害的地方在於，並沒有陷入太多的自憐與哀傷情緒。他在第六頁中間寫了一句人生的體悟：「人們無法長時間承接他人無解的、深不見底的失落。展示殘缺太久，會耗盡別人的耐心。」作者對疾病的書寫滿精確、細膩的，希望他有機會可以進到下一輪。

劉克襄：這篇我支持，雖然結尾讀起來有點疏離，但我可以支持。
【劉克襄附議】

〈瓊瑤羅曼死〉

黃信恩：我覺得這篇很有意思，它在談一個女性如何去面對自己的身材、愛戀，但沒有陷入自怨自艾，反而能跟它和平共處、去接納它。而且作者把瓊瑤那個年代的連續劇，像是《婉君》這些大家共同的記憶給寫了進來，讀起來真的特別有共鳴。文字不錯，展示了一種散文的推進感。主角從追看瓊瑤戲劇的童年，慢慢找出人生的境遇，最後「登出」了瓊瑤的世界，不再相信戲劇裡的那種浪漫，回歸到現實去面對她的學貸、房貸與她的人生。這篇除了帶出瓊瑤那個年代的歷史背景之外，也寫了人生的體驗跟進展，滿有意思的。

〈平交道迷走〉

劉克襄：這篇帶給我很大的共鳴，描述場景應該是 1980 年代，火車慢慢進到高雄市區，會經過一些平交道。文本描述了一個小孩在成長過程中，跟媽媽藉由火車經過，發明了數車廂的美好互動。媽媽

在加工出口區旁的美髮店工作，他常去那兒。爸爸在工廠上班，是典型充滿威權、外嚴內慈的父親。日常生活裡，父子之間根本沒辦法對話。父子之間的衝突，以及微妙互動，透過平交道火車經過，形成某一緩衝，是篇不錯的小品。

陳義芝：這是篇成長散文，成長中的委屈、害怕與和家人的不能理解，這些不是那麼容易表達的東西，它都表達出來了，文中的長列火車也有歲月與成長的隱喻。這令我聯想到早年火車慢慢開到平交道的時候，確實有人可以從車上把東西丟給等候的人。

【陳義芝附議】

黃信恩：我覺得這篇有一個地方怪怪的，它提到民族路這一段平交道？但在我的成長經驗裡，民族路車流量極大，那一段鐵道很早就有陸橋跨過了，並沒有平交道，而且那一段鐵道其實是往屏東方向的屏東線，與文中描寫的從高雄港到高雄車站的臨港線有出入。我不知道是不是更早以前是那樣，但就我的記憶來說，這個地方的地理設定怪怪的。

〈過往得以安放的所在〉

凌性傑：高雄的越南籍配偶非常多，這篇會讓我聯想到是枝裕和的電影。主角在 20 年前還是嬰兒時，曾跟著母親回到越南，那時候因為年紀小，是沒有什麼印象的。等到年紀大了，再次跟著親人回到越南，他觀察到臺灣跟越南在文化上的差異。他寫到那種雖然有血緣但其實很陌生的，親屬相處之間的尷尬，寫得很細膩。尤其是當他在跟表弟溝通的時候，透過翻譯軟體，現場用國語、台語、越語三種語言互相溝通，我覺得很能夠反映出他當下的生活處境。這篇的出現讓我滿感動的，很多第一代移居臺灣的越南母親，她們可能沒辦法用流利的中文來書寫她們的故事，但現在她們的下一代，已

經可以幫她們留下文字紀錄，而且作者的筆法很清純、很透徹，不會太刻意雕琢，是我喜歡的地方。

陳義芝：這的確是新的題材，不過我當初沒有選它，是因為有一個細節。在第二頁底下，「第一次回越南，已經是二十年前。那時，我是個連話都講不清楚的嬰兒。」但到第三頁寫到，「我逐漸不耐，拿起廚房裡的鍋碗瓢盆，一個一個往門外丟。」一個連話都講不清楚的嬰兒，會做到這樣一連串的動作，這在真實邏輯上讓我從文章的語境裡面被趕出來了。

〈靜脈校準〉

黃信恩：我當初選它的原因，是因為它用靜脈血管血流去串聯他的記憶，包括他的祖父和爸爸。他的祖父是一個洗腎的患者。一開始看的時候覺得非常驚豔，可以把血管、血路這些微細的事情發想成這樣，感覺滿新鮮的。可是我後來重讀的時候我就決定放棄這篇了，因為我發現它有一個滿大的問題。第一個是關於洗腎室裡蚤蠅的描寫。我問過在洗腎室工作的同事，確實可能有蚤蠅，但不常見。牠們通常是去吸食洗腎室醫療廢棄物上的殘血或組織液，不會直接飛去吸正在洗腎的人的血，而且牠的口器跟一般的蚊子不一樣，牠是用舔吸的，不是刺吸的。因此文中談的「靜脈校準」，在蚤蠅上是不通的。另外，第一頁他提到他祖父每天去洗腎，這其實也有問題，因為洗腎的病人不會每天去，一般是週一週三週五或週二週四週六。構思很好，文筆也佳，但非常可惜，核心意象在真實邏輯上是不成立的，重讀後我決定放棄這篇。

楊佳嫻：這篇的分段雖然很破碎，但我覺得它還滿有鏡頭的快速切換感。它的醫學專業和安排本來是很吸引我的，它把上一代、上上一代到這一代，跟昆蟲之間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交織，滿能寫出那

種皮肉發緊的感覺。不過如果像信恩剛講的那樣，核心的醫學常識不成立的話，那這篇文章的意象就不成立了，這樣確實很難再選這篇作品。

〈抓龍筋〉

黃信恩：這次的入圍作品有滿多都是寫身體經驗的，而這個抓龍筋，指的是一種男性私密處的泰式按摩。這篇的文字我覺得很好，就是慢慢地鋪陳，寫他去泰國清邁想去學習、認識這樣一個按摩的經過。讀起來雖然很日常，但會吸引著我們想去開箱、去認識這個技法，又不會寫得很像說明書那樣，告訴你步驟一、步驟二，就是用他的身體很細微的感受，把這種經過寫出來。而且我最肯定作者的就是，對身體感受的部分寫得滿細膩的，整個氛圍很特別，不會把這種專屬按摩寫得太僵硬。最後幾段我也覺得滿有意思的，他去問老師這種按摩是不是真的是泰國皇室專屬的，老師沒有回答他，而作者也沒有再問、沒有做更多的解釋。我覺得寫法滿不錯的，有一種留白的空間，也展示了一種文學的空間跟韻味，寫得滿好的。

楊佳嫻：我選這篇是因為在很多文學獎裡，我們看到了非常多女性的身體覺知書寫，但男性的身體覺知書寫比較少見，而且這個男性書寫者還願意這麼誠懇地去面對它。他處理題材的能力非常好，再加上剪裁的功力也很好，暗示是恰到好處的。我特別喜歡他在第三頁到第四頁之間，寫到他小時候看到天花板的光一條一條的，自己編造一個幻想世界來讓時間過得快一點；然後再連結到他在學按摩的過程中，那一條一條的色彩，又再度重現在他的世界裡面。我覺得他從童年記憶到現在學按摩之間的轉換寫得非常高明，不是那種太炫技的作品，但是裡面那些點到為止的東西，事實上是寫得滿深刻的。

凌性傑：這類關於男性身體覺知與探索的作品在過去比較少見，而

且這個男性書寫者願意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身體、自己主動去學這種泰式按摩，並在文章中連結了從小到大的身體經驗。我覺得他不只掌握題材的能力非常好，暗示的手法也特別厲害。抓龍筋是私密處的按摩，巧妙連結了兩段私密的身體記憶——敘述者小時候在伯父的房間的記憶、長大後在健身房蒸氣室裡被碰觸身體的記憶，都是私密的事，都是被動的。文章中間有一個段落說：「學抓龍筋，得先被抓。」這在主動與被動之間，呈現出一種男性對身體的理解，巧妙、自然且精準不露痕跡，是很厲害的思維方式。

陳義芝：這個題材在網路的短影片上看過，有人跑去泰國體驗後都會露出神祕曖昧的笑容，所以這個題材是真實存在的。但作為文學作品，寫這種私密經驗，我原本以為作者會對情慾或身體的觸覺有更深刻的心理描寫，不過通篇看完，只覺得比較像是紀錄了一次奇特體驗。如果可以藉這個題材去談人性更深藏的東西，會更有文學深度。

〈養肉〉

劉克襄：這篇我很喜歡，文本裡的女主角是一般上班族，「透明」到主管覺得她可有可無，不會注意到她的存在。小時候的夢想和期望，在日常繁複單調的業務裡被磨平，但突然間，她從保養印泥裡面「印肉」的小事，獲得同事的稱許。這個平常的美技，讓她好像又被注意到了，也讓她對生活有了另一種肯定的想法。或許，寫的事情很小，但是讀到一種淡淡辛酸和小確幸。通篇也把這樣例行性的日常風景，維妙維肖地鋪陳出來，我很喜歡。

楊佳嫻：我一開始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本來想說它是要寫什麼多肉植物，後來發現是在寫保養印泥的印肉，覺得很有驚喜。養印肉的過程變得像她個人人生的修行。她本來覺得自己是一個在人生路上落後、不重要的人，但在這個過程中，她逐漸改變了對自己人生

的看法，讓生活有了一個核心。更重要的是，後面提到，即使犯了錯誤，也不代表整個人都被否定了，這是一個鬆開她自己的過程。她聚焦在印泥上面，寫怎麼把散掉的肉聚回來、把凹陷慢慢養平，既是在寫印肉，也是在寫她自己的心。

黃信恩：我其實還算喜歡這篇，主要是我覺得它把一個職場新人戰戰兢兢、害怕出錯的心境寫得很好。一開始我一直在想說為什麼要一直用第三人稱的「她」而不用「我」，後來我想想，可能這個「她」，更能表達出一個不被注意、很平凡的角色。她能在這種養印肉的瑣碎過程中，漸漸地在職場裡找到一個自己可以實地擁有、被肯定的地方，所以我會支持這篇。

【黃信恩附議】

凌性傑：我一開始有選這篇，後來我也去查了一下，確實有人在教如何幫印泥養肉，他們稱為「印泥回春」。我覺得作者雖然有把小事加倍描寫的傾向，但文章還是精采的。作者想藉由幫印泥養肉這件事，來講職場生活的日復一日與不被記得，但在第七頁，作者寫到「在反覆磨損與修補之間，日子也是這樣的」，文字如果再含蓄一點、多用一些暗示，我覺得對照起來會更有味道，不過整體來看還是一篇把職場寫得很細膩的作品。

陳義芝：主角把攪拌印泥當成是她人生啟示心理轉變的關鍵，題材構思滿特別。但驚動各樓層的同事，都來請她為各自的印泥盒「養肉」，這樣的語境若想更自然，需要更細膩轉折的或是加以辯證的情節。

〈九十度的地平線〉

黃信恩：這篇是這次入圍的名單裡，讀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特別是描寫到一個飯店服務生摔跤、跌得四腳朝天的畫面，深刻地呈現

出服務業卑躬屈膝的心酸。可是整篇文章不慍不火，沒有很激烈或憤怒的字眼，這也是我覺得它最成功的地方。它講到這個行業要處理導遊一些刁難的要求，上班時要把襯衫的領結扣得死死的、就像被鎖著喉嚨一樣。它透過這些工作上遇到的細節跟故事，把整個飯店服務業的處境深刻地寫了出來，讀完很有感覺，讓人心酸。

凌性傑：這篇會讓我聯想到《過勞之島》，它很深刻地描繪出職場的辛酸狀態。它的厲害之處不是在比誰比較可憐、誰更累，而是真實地呈現出服務業鞠躬哈腰的常態。作者把飯店服務業的現況寫得非常好，最難得的是，他能在這種日復一日的無聊與瑣碎裡，寫出自我解嘲與笑中帶淚的幽默感。這篇更讓我喜歡的是敘述的語調，呈現一種乾淨俐落、很有味道的語感。它適度地留白，把可以說的說出來，不可以說的就藏起來，這是它很聰明的地方。

劉克襄：這篇我本來也有選，但最後還是放棄，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在第六頁。兩個飯店服務生在凌晨三點過後的時間送客，本來寫到這裡已讓人感動。可是問題是在第六頁這裡的形容，突然一位騎著破舊機車的歐巴桑出現，我覺得這裡的形容有點多餘。其實這段可以不要，你只要留著前半段，讀者就已被震撼到了，這段加進來反而破壞了原本行文的乾淨。

經評審委員討論後，獲兩票以上作品進入最終投票，如列表：

	作品名稱	票選情形					票數 合計
		凌性傑	陳義芝	黃信恩	楊佳嫻	劉克襄	
1	養肉			1	1	1	3
2	抓龍筋	1		1			2
3	九十度的地平線	1		1			
4	蟻患				1	1	
5	背面		1		1		
6	生活會一直換順序	1			1		

	作品名稱	票選情形					票數合計
		凌性傑	陳義芝	黃信恩	楊佳嫻	劉克襄	
7	貝塚裡的晚餐				1	1	2
8	我的預知紀事	1	1				
9	單聲道			1		1	
10	平交道迷走		1			1	

最終投票

共計 10 篇作品進入最終投票，各評審委員按分數排序，最低 1 分，最高 10 分，如有同分再另行討論。結果如下表：

	作品名稱	票選情形					票數合計
		凌性傑	陳義芝	黃信恩	楊佳嫻	劉克襄	
1	抓龍筋	10	4	10	10	3	37
2	九十度的地平線	9	6	9	2	9	35
3	養肉	7	3	8	5	10	33
4	蟻患	6	5	6	7	5	29
5	單聲道	5	7	7	3	7	29
6	我的預知紀事	4	10	5	6	1	26
7	背面	3	9	2	8	2	24
8	貝塚裡的晚餐	1	2	4	9	8	24
9	生活會一直換順序	8	1	3	4	4	20
10	平交道迷走	2	8	1	1	6	18

2026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

高雄獎：〈抓龍筋〉

評審獎：〈九十度的地平線〉

優選獎：〈養肉〉

佳 作：〈蟻患〉

佳 作：〈單聲道〉



